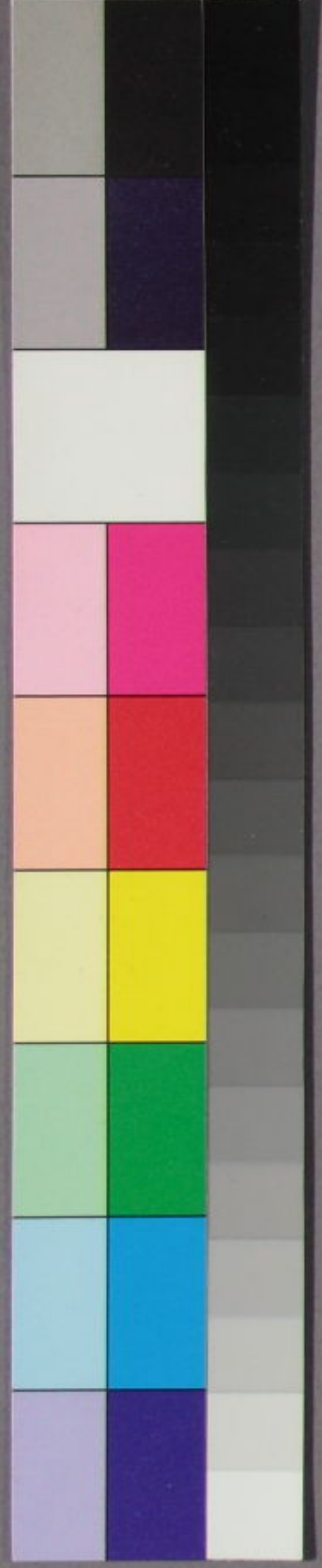


隨書雜識
二

共十

リ 6
4065
2





文庵雜識卷之二

李宗城李天輔拜相事

尊彌事

李宜哲被謫事

世孫喪事

右相李天輔入侍事

增及洪啓禧事

吳瑗事下教

徐命天事

傅重服制講定事

投書賊親鞫事

翰林承旨補外事

無名子詩

永禧殿酌獻禮

世孫葬事

洪鏡輔事

尹光毅事

尹鳳五事

增死事

臺諫投畀事

邦慶事

政院請對

宜堂諫玉堂投畀事

潛邸舉動

洪淮海李亮天事

李世熙事

侍從付籤事

三司停達事

崔錫恒復官傳教

李命植事

藥院啓及付籤停解事

李明燬事

賢嬪期制

尹光績李聖述趙憲事

大司憲閔遇洙上書

趙宗溥書

松峴官舉動

李天輔啓事

大臣入侍及諸謫解放事

李宗城上疏

李壽德上書

館錄失格事

帛異

李熙運上書

李厚達上書

金會元啓

李尚允權禍事

持平申大脩達辭

毓祥官上謚俞拓基付處事

徐命膺事

朴道源上書

堂錄事

趙觀彬事

持平趙宗溥劾李天輔書

陳賀告廟事

趙榮順上書論領相事

加上尊號事

申暉上書

大臣請稱慶事

洪鳳漢事

持平趙曦上書

尹志李夏徵逆徵事

少輩討逆疏章

鞠囚及諸囚事

諸囚等事

文庵雜識卷之二

尊親事

初洛昌君檉上書

辛未至

稱頌聖德請上尊親世子命還給

居數日藥房入診請服藥

是時上猶不進藥

上曰無病而服藥何為

仍曰洛昌疏其言何說都承旨趙雲遠曰春秋義理善繼述

事也 上曰此若予有甚麼意思甚可慚也仍命劑藥以入

其明日下教曰不當服藥而服之是欺心也於是金在魯及

藥院請對人侍請還杖其教而進藥 上不許曰予實不孝

不悌何惡閔百祥也予所羞愧至行二字也

前時尊親二字自顧平

日所行若善行則宜有此彼誣事乎

百祥謂有誣

藥院提調金若



魯勸進藥仍曰宗臣疏以忤忤為教先為退却何必如是多
用心乎在魯曰殿下高百王尊周至誠群下咸服宗臣所
謂之前臣等固欲仰請適值非時上下憂遑未免停止今宗
臣以此大加侵斥矣 上笑曰宗臣當行其路而已洛昌時
何侵斥他人乎今卿非時之云殊常矣在魯曰腥心煩惱故
謂非時耳上曰予亦知之仍命劑藥以入出李廷重鄭至是
壬申領相金在魯請對入侍二月十日言尊周一事為殿下家
法已已春增尊皇坤享三帝為殿下至忠之德方其親進香
時北方隱、有電光北風一陣忽起而南又是時雲陰四布
及薦茅一位時月星明朗雲陰解駁明有昭格之理又曰自

肅廟及宣廟皆受尊號 太祖及孝廟皆加上尊號此亦殿
下家法今不必撓謙而不受也 上曰此亦繼述耶曰繼述
矣 上不許曰予前受尊號不覺愧汗今何可再乎若受之
是予諂諛於三皇而釣名矣是日判府事金若魯及洪象漢
李喆輔皆請之 上不許明日在魯乃會二品以上於賓廳
啓辭請之 上手書不許又明又請凡三日上皆不允其明
日二十在魯乃率百官連請不許領政金在魯判府事金
左叅贊權禔判教寧申晚知教寧李春路右叅贊洪象漢
陽君柳儼吏曹判書徐命彬戶曹判書金尚星兵曹判書李
天輔行司直洪啓禧刑曹判書鄭益河左尹柳緄右尹李日
路禮曹叅判金尚益兵曹叅判韓師得刑曹叅判沈星鎮戶
曹叅判李宗白副司直洪鳳漢鄭彙良金漢喆徐命九尹彙
貞趙雲達洪鳳祿吏曹叅判尹光毅刑曹叅判南泰齊禮曹

恭諷尹鳳五行司果金應福金政仁宗臣亦庭請二十六日
申晦李瑪宋昌明吏曹佐郎金時黜上下教幸潜邸以伸此心承旨大臣請對欲止之不許又下
教曰等壇之後四年之間宜無其間而請於今年乎又宗臣
之請非而斥之今則身自請之往何非之今何自為是不當
湊合於今年也雖欲勉强何顏奏慈聖乎仍下教寢幸邸之
命大臣請對及庭請啓辭還給之於是三大臣待罪金吾命
勿待命大臣啓辭以為此雖適會於坤艮甲年其事各殊非
敢巧為湊合也又皇母禮成後此請固不可而已大典禮有
非率爾請行故姑為遲之耳二十七日夜因皇母親祭受誓
戒上出臨殿受戒後伏於板位上不起大臣等泣請不

從東宮以便服待伏至朝時大妃乃命上還入又命聽從
庭請上乃入尊号事遂成於是上乃特命依庚申例先上
號於大妃仍命吏判開政以鄭羽良為尊崇都監都提調天
輔尚星益炆為提調玉堂任璵為都廳始事明日上御殿進
箋進號於大妃而大殿中宮并議號以進大妃殿加上尊號
曰禧壽御筆改以壽昌大殿加上尊號曰章議弘倫光仁
敦禧中宮殿加上尊號曰莊慎大慶庚申初上号曰至行純
德英謀教列八字至是加上

世孫喪事

三月四日世孫三歲卒依戊申孝章喪例停朝市五日百官
淡服哭臨官中散官及儒生白衣哭宣仁門外不立班上

及中官服大功世子服期嬪官亦如之并十三日公除大妃
總麻世孫官屬及守墓官輒衰講書院衛從司官大功百僚
士庶無服禮判李益講書院衛從司待服盡而革罷之不革
前師傳雖有闕勿代院司官新除者官製服給之出傳是日
白虹貫日有珥冠日暈、內外有冠珥禮曹啓辭士夫家婚
癸戌申年卒哭後許之今則宜有差等 上俞於公除後許
行之其國家大小祀領相金在魯請依賢嬪喪例舉行許
之蓋限初七日成服前一日石翊善尹光瓚啓曰宮僚服制
初定大功有違禮雖已屢改此與廷臣有別則全然无服亦
甚象缺領相方得宋孝宗時莊文太子僚屬服制可以照据

者更詢而處之 上問在魯對曰臣下為上之服無論大小
齊衰之外无無功總之制當初所定宮僚大功屢改誠宜而
全然无服亦涉未安既有此焉照雖非三代之禮倣而行之
齊衰三日既葬除之可矣領府事俞拓基曰此莊文之服群
臣則只成服一日而除獨宮僚齊衰三日有未可曉者古禮
未有可据宋禮又非明證則今乃義起終似重難領敦寧趙
顯命及判府金若魯皆從在魯之說遂定以為齊衰也服制
在魯益焜等言群臣依戊申例服大功明且又但令東官近
臣從服大功又明日但許世孫官服齊衰也俞相為余言
曰是時領相持儀禮式入侍之言觀此群臣无服但此下有近
臣之服世孫官僚宜從近臣之言服於此是官僚以為近臣
以為闕寺之屬官不可依此而服之領相語塞乃致出讀
禮通考所載宋莊文太子喪時服制以為可依而行之蓋欲

立初見也然莊文之制有云群臣成服一日即除及葬復服其服官僚齊衰三日而除至葬亦復曰服一日即除及不三月而但三日并皆未曉故吾則難之以此故耳按此皆其時短喪之制故如是而今必欲初出於古無之禮而為之服是亦諛而已古禮孽子為適之服謂畏此則乃諂服非正也 藥院都提調金若魯等因大

憲疏待命勿待命而乳母桂永三水府勿限年定配醫官金壽燿以下五人罷職不叙初桂永嗜酒不善保養終至喪故趙顯命請罪之大憲金光世上書論桂永之罪從之

增及洪啓禧事

三月十日鄭相羽良家有投書之變羽良夜入對納其書秘不傳蓋辱國函言且言駱州君增兄弟將為變洪台與聞之故作均役以搖民心洪台即指啓禧也明日 上召大臣金

在魯若魯及捕將張恭紹鄭纘述示其書令譏捕之啓禧亦入侍請見其書 上不許而令出外持均役文書入來若魯

乃曰啓禧與增家連姻也

啓禧從弟啓祐為增妹夫

上已知之 後數日

上謂承旨曰使其人全不聞知亦不可令傳其書中語啓禧

乃胥命金吾十八上命入侍慰之曰此不過均役而欲陷卿

耳啓禧涕泣謝之然不知悛乃以均役事自任其了當也後

數日在魯人言增弟學及叔燻等宜逐遠配 上不許在魯

曰非以凶書之言為可信也但在事體不可置之又因 肅

宗已未因李有湏投書告變臨昌君焜兄弟以十許歲小兒

猶遠配濟州况此乎 上猶不許校理韓光聲上書言增之

負犯至重其親弟親叔者偃處城闔放恣無嚴先施屏裔之
典杜絕危禍之萌世子不許啓禧上書曰臣以均役事受人
拳踢多矣日昨所遭尤厲奇恠驚駭直欲溘然不意大
朝筵教委曲出常區私義有不暇顧謹以均役一事惟當
盡心例答啓禧連日入侍指均役事不已後數日大司諫南
泰慶及正言徐命天并上書并增事依允其弟與叔並遠配
後月餘均廳節目已定啓禧乃上書求退下教召入

徐命天事

壬申四月十九日

命天初為正言上書請䟽放前後以言獲罪者以通言路又
言前正言吳瓚以忠臣吳公之孫言事謫死尚未蒙宥宜寬
置之臺閣施以告身之律

投書賊親鞫事

初鄭羽良家投書賊不得捕將張泰紹捕得之上親鞫其
人名李亮濟即遂宗東君平杭友婿之子初杭既遂誅其子
炤坐徒妻朴氏無適子卜妾草貞者生四子城及景命仁命
等亮濟於炤為從兄弟與草貞交奸其所生四子中三子皆
亮漢奸產草貞亮濟見炤無子欲立其妻子而摟其室未及
而炤死朴氏與舅族駟川君增相議取鄉人子名垆立為後

亮濟由是怨增欲陷之遂投書謂為逆又以均役因眾怨并
陷洪啓禧此乃亮上連七日親鞠亮濟謂不可連累他人
終不言受刑八次死草貞又死景命仁命島配

無名子詩

有無名子作詩百餘句刺兵判李天輔及其從兄弟鼎輔益
輔等謂受賂賣官植黨金善行鄭益河金漢哲李顯重名曰
三輔歎其言甚醜朴文秀得此袖示於稠人中傳播一世四
月二十三日金在魯入侍請令捕廳譏察捕得上曰所誚
者誰某大臣入之耶對曰臣亦未見其一句而聞專指兵判
三從兄弟而朝士多入之云矣承旨李翼章曰事有輕重自

捕廳察之則過矣古亦有詩案恐後有弊矣在魯爭之曰書
下申飭使之懲戢無妨矣 上不聽兼史金宗

世孫葬事

五月十二日葬焉初朴文秀請於諸陵中擇一間處以省費
除弊元景夏駁之以為無識且曰陵寢不可與役伐丘木乃
卜於鞍峴下多取民田為塋域費錢累万大起墓閣及齋室
洪鳳漢欲請節省不許是日 上將往視葬諸承旨請欲止
之上教以為不知五倫又曰昔年溫行時 大妃殿用軍律
於忠清監司今者戒行該房承旨稽滯係閑軍律為先重推
又曰求對承旨不知倫理并重推是時都承旨李詰輔左右
下權一衡吳彦佐李彙

章金善行李庭綽也上遂行是日隨反魂還宮上在墓所大司諫趙載敏請對欲還收責下政院之教俞適差又俞罷職不叙又俞機張縣監除授當刻內辭朝又俞郎其地投昇旋命施以告身三等之律持平朴師訥入前欲有所奏上曰此必困我為先重推師訥不郎出欲有言上曰帶推行公汝何處學得耶郎俞適差師訥出洞口駕還時以冠帶祇迎上曰通後冠帶可駭命該府處之旋命罷職不叙明日大憲申思達上書揀載敏等不從傳曰兩魂宮獻官若有求差不為拘品事已下教矣其求差者工判一人外元景夏求差者無群下若此今日人心尤可知矣

尹光毅事

六月九日

正言尹得養上書曰吏議光毅隨機俯仰巧於進取及居銓任惟圖耐久俟人唇吻政不由已向來首僚之輔朝堂詬罵宰臣之公會面叱恬不知愧揚、政席如此廉鄙无耻之人不可置之宜加譴罰光毅對下曰臣與首僚素相親此假指今吏判彬向來政席命彬以趙鎮世臺望通擬事爭難畢竟故一不除詎罵云者臣未知也宰臣面叱莫省其誰某也尹又上書曰首僚郎前判天輔今乃敎之於命彬而冬間首僚以中和倅之差非其人痛其為政廉陋大加詬叱宰臣之面叱云者以其政注万不由已歷舉而叱之至曰令非佐銓乃執吏也

此兩說一則眾所共聞一則彼亦親聽者也得養又駁北伯黃最聲望素輕向來一二狀達大駭聽聞指吳璣死時舉此具官狀聞一事他政可知前楊牧趙明謙向來道臣狀稟其修軍器公廨別岐升資適啓偉塗不可仍置云々批過矣

增死事

六月十九日增死於濟州訃至上特為放赦令諸道出軍運樞給柩材葬需世子下令臺諫牌招停達又令速捧放送徽音政院復世子乃令還杖停達之令兩司尹得養李方恢尹坊李仁源皆上書爭之不從諸承旨請對大朝上乃寢給軍之命上因此又定式自今勲宗外文蔭下大夫及侍

從臣謫死者不得換尸

李宗城李天輔拜相事

六月十二日卜相領相金在魯入侍上命加卜郎於榻前加卜以上以李宗城李天輔為左右相天輔上書曰大朝之責勉於臣者在於調劑而大朝臨御以來至誠調劑一二任使之臣未嘗不奉以周旋而其所成效恐未能粹然一出於皇極之治朕上既試臣銓地調劑與有其責而臣無所仰裨今雖欲和其酸醎偕之以大道不齊者人心難平者世道臣安得以齊之將至於顛沛而已何補於國况宗城在長湍不上來七月二日天輔入對請吳璣給牒上曰璣宜請放之

人予豈不憎乎其兄上制於其君下牽於濟流憂畏成疾而死殯為其弟不忠不悌矣天輔曰李存中之父思子成疾而死慘切矣又曰調劑非但大臣之責惟在銓官今之銓長得人矣謂趙亞銓亦周便忠勤僚席之間必死乖隔之患矣謂哲又言林象元當初見枳因一時進奏之辭不達意不可永枳可用之人許之又言閔百祥可大用之人不可以一時妄發經年嶺海李彥世之言議臣甚不喜而聞其死猶惜其或有可用處况百祥乎其人公平濶大非好黨負國之人也

上命百祥出陸

是年十二月
月放釋

李宜哲被謫事

七月八日正言李宜哲上書論君德時政及開言路前後言事得罪者盡行放釋凡數千言疏入承旨李益輔等稟啓无答十二日 上御熙殿堂承旨鄭熙普翰林朴正源注書金會元人侍 上曰正言某之疏注書出去持來仍問承旨曰某疏章奏開言路及左相入之耶曰開言路勉君德矣 上曰又挿入何語耶曰吳瓚李存中事為之矣 上曰左相事何以為言耶曰左相事云々矣 上曰瓚事何以言之曰云云矣 上曰季某年幾何正源曰壬午生矣 上曰五十踰乎疏入 上曰先讀左相条讀訖又命讀吳瓚条讀未訖又命讀李存中条 上曰金判府曾已言李存中事矣又教曰

政院稟啓予意其左相事矣瓚予雖教之豈以一瓚之故欲困予仍下不忍聞之教曰一瓚二存中三李此輩矣仍命書傳教曰噫其君日益憊綴而黨習日益熾盛可勝痛哉政院之徵稟黨人李之章來到此人為人自秉筆時已知故為此職也心已難之此人為此任先章于予其章必也困予而起浪噫冒暑行祀幸以无恙黨人其又侵我昔症復作其勢必然莫若自外却之而其章若有語逼大臣者雖欲靜難靜不若一覽而痛處故命取令讀二款語不外予料而至於甘心營護不忠不悌之瓚不忠不孝之存中此非徒瓚與存中不忠不孝不悌也某亦同心一腸而且非徒瓚與存中背公

死黨甘心亂政也某案背公死黨甘心亂政也尤為无批者其敢逞其黨習於大拜之後曰右袒存中譏嘲大臣而張皇投章於冒暑氣憊之時其心所在五尺可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噫襄晚登科黨心不衰若置從班負其君之苦心亂元良之初政必此人也不可不投諸海外以終其年黨人李先適其職大靜縣監除授信道赴任到任日子令牧使申聞時任縣監適付京職噫不稱職名稱以黨人者某不知其君只知其黨故續紫陽之筆意者也又教曰予僅之友過渠又侵困之不欲其生吳瓚死不瞑目者以予之生也吳瓚之死若有秉彜之心則豈為是也李存中有兩父母何忍為此而其

父成疾以死云存中亦非矣今李敢為營護二人困我若此
初欲大靜補外更思之猶惜矣瓚及存中之相予見之甚不
好固慮其如此而李彦世之相不然言議雖恠其人可用於
一面其死後予甚惜之存中特一恠物矣仍傳曰李章自政
院付丙以消黨心又傳曰本島雖候風越海之地倍道舍下
之後不敢稽滯到康津若或稽滯當即其地投畀以此嚴飭
今日內圻甸以示放流黨人之意又教曰李之疏吳瓚事則
頗緊而於左相則以平日疾惡之心論之語頗緩之因瓚而
至閔百祥李今又如此李直疏於予者勸予喫餅而為之耶
勸予藥餌而為之耶欲雪君誣而為之耶自今以後予意免

於黨人之侵困矣今復起浪予何甘心而在於世上乎李年
多而登科大靜補外亦過分矣以通訓大夫司諫院正言飲
暑熱而死則於渠榮矣五十前登科五十後升六、十始諫
如是揚、乎自今至於八十展其所欲為則不知將至何境
也李為此然後於其黨中可以立身亦非渠之本心眾黨人
叢中孤單一李何以自主張乎李之善文予已知之是辨為
此疏而亦非借來矣傳教中舍抹正言二字改以黨人李郎
黨人之臣非予之臣前者三水府使書前正言吳瓚矣洛州
牧使尹九淵即同邊人也必屈膝先往見之而又必以前正
言李申聞矣傳曰俄者入侍承旨入侍李肅拜單子即為入

之傳曰黨人李今日闕門前拜朝然後夕水刺當進御不然則當不進各別申飭舉行其章使之付火矣何至今无與否耶傳曰李肅拜後承旨與之入侍傳曰水刺不進下教矣不為申飭耶謝恩大靜縣監李傳曰李肅謝而下直單子何不入之耶李入侍後 上厲黻曰汝為翰林故侮予乎李非予之臣汝困予而不欲予之在汝去大靜必有所聞矣見汝人事在大靜雖有所聞必不哭泣又曰李黨人之臣國之乱臣也仍舍之前 上曰七事為之李欲有所奏起頭曰小臣上厲黻曰汝以一守令何敢稱小臣乎七事為之李又曰小臣 上曰汝敢小臣乎七事為之李曰農桑盛學校興 上

曰止之仍舍承旨書傳教曰大靜縣監李 黨心雖无狀即一從班而下問七事莫知其對今不過一守令而敢稱小臣欲襍他語放恣无嚴莫此為甚既不知七事不可為字牧即其地投畀即日倍道押送今日內過素沙其形止令縣監報該書又傳曰大靜縣監李今不過一守令今咫尺筵席不答七事放恣莫甚故仍其地既舍投畀則縣監速付之命置之傳曰近來在下者欺瞞其君故下吏亦學習李以不入闕中先呈其單此亦掩護之意事之无據莫此為甚當該吏令秋曹即日嚴刑一次徒二年定配於康津傳曰李招致當直都事即為出城門事即為單子分付追後入東宮李即夜赴謫

日夜疾行六日到海南正言黃仁儉上書曰李新入圯地敢
有所言斷不出於願忠之誠目今言路杜塞謹逐相屬只恃
聰明之在上能不負諫臣之責其憂愛之惻愚慙之志有足
多者而叢教荐降即日兼程蒼黃海島景色愁沮此豈聖世
之所宜有哉伏願仰察大朝還寢李投畀之命以為來諫之
圖焉臣頃上辭本畧陳諫臣之必可擇賤分之不敢當則今
聞李疏拈出臣疏中一句語譏斥蹈藉殆無餘地臣之貽羞
圯閣極矣其何可以一刻冒處乎况官同諫名而臣則不言
而無罪被乃進言而被譴尤臣愧慙寔難抗顏於天朝荅曰
昨日大朝處分至嚴為今日臣子者焉敢若是背公營護乎

良可駭也其章給之適差判府事金若魯對劄曰臣病伏之
中傳聞圯疏上公車而論臣甚力臣驚惶震悚惟俟嚴誅其
疏以存中事詆詆臣蹈藉臣殆無餘地語意不常臣益不勝
危怖慄慄不知置身之所臣之一身付之人刀俎久矣呼牛
呼馬任之而已其人又被嚴譴臣何可與之對卞也臣自遭
李存中身名謬辱心魄褫死進出門外跼伏窮山子微軀
將不保於禍網彌張鋒鏑交加而臣之保全性命至于今日
莫非聖恩時議之教臣則已久臣不以生人處世人亦不以
生人視臣身既退矣地亦散矣危逼之禍仇嫉之怒似當不
及而凌張之口睚眦之眼旁伺暗擠无所不有殆至銷骨剥

霄喘、慄、而始章今復出矣苟使臣斷跡於禁闥之內沒齒於田廬之中得免為黨眼之釘則此等之言又豈為而至哉為臣之計惟有退守本分避遠世祿以畢餘生不負辱主眷而傷大化答曰此等之言何足掛齒左相李宗城上書曰臣叨匪據之任駁正之論理宜即發日者始臣之疏吁亦晚矣茅其所論不止於人器之不稱侮玩之極則弄之於股掌之間費勒之嚴則敲之於湛滅之地臣誠震恐羞愧不知身之尚在地上也雖然以大體論之臺諫劾奏不才宰相將為清朝之美事政宜納其言而退其人上而恢來諫之語下而免折足之灾乃今言者有罪被其言者晏然群情安得不拂

逆公議安得不層激也凡朝臣遭始劾者毋論庶官末僚所坐甚輕莫不求免其職得請後已顧臣之忝竊者何地遭罹者何言事理如是而猶未蒙許則此始臣禽窮滅死之秋也答曰此等同妄之言余已知之以此悖理之言決无輕許之理若魯又薛傳曰為存中者何足掛齒无倫无義業已知之既已嚴處勿肆行公李宗城後又上書曰八月明日者辭書伏奉荅教殆若以裂麻之言為不足恤夫國家置始閣所以寄一代之公論也一致其言重則勦罪薄猶去職邸下雖以人言之悖理為教理之所在臣固不敢知而設令其言不盡出於公論臣既不韋而被此言矣罪名羅列聽聞駭愕隸僮

之賤尚此代慚後恃恩遇角勝殆議臣雖不肯宣忍如此

右相李天輔入侍事

七月十四日右議政李天輔請對蓋欲論傳曰待下教入來
十七日又請對以眩氣不許藥院之批以黨風似有眩氣其
退去明日入侍 上曰卿頃以吳瓚事甚為寃痛而予則以
黨習寃痛矣卿大拜之初陳章開路之請得體矣李某之疏
外人必以為相臣之開導而予則无是念矣卿向日求對而
予困於黨習无面見群下其後藥房之批亦云々矣天輔曰
臣以疏章事有進達而殆疏絀出其中所論多是臣造奏之
事臣心惶恐矣又曰李某疏中故叅判吳瑗事極非矣為救

其弟仍辱其兄豈不異常乎雖黃已故之人便是彈章矣
上曰其疏予不使之盡讀而聽之矣果有是言耶李某尤非
矣天輔曰瑗即臣之友臣見其疏心甚傷悼瑗豈是踐踏之
人哉 上曰瑗本末予豈不知乎庚申年作教文受困於濟
輩過為用心嘔血而死乃是心弱之人李因其弟而辱其兄
豈是倫理乎曰殆疏之論金判府事亦過矣李存中之處
分固為太過殆臣若以臣等之不能達白攻斥臣等則臣等
敢不受以為罪而今則乃是被論大臣且是原任何可責其
陳達乎頃見金則以為外議或以吾之不達白李存中事多
以為罪而吾之入侍不過診問候則不敢叅涉朝廷事陳

達存中則自上豈信聽之乎臣泛然聽之始諫果如此豈不
已甚乎上曰金事其談嘲甚矣近來果有被論大臣伸救言
官而予嘗笑之天輔曰此則不然古之文彥博亦嘗伸救唐
介矣上曰向來李彥世事領相終无一言予問之則答曰
臣心知其非宣勉強救之乎領相之言直矣天輔曰始疏固
多非處殿下處分則太過其夜筵教多有人臣不忍聞之語
臣聞之心胆墜地矣是不免有累於大駟人絲綸還叔其時
下教為宜矣上曰李某專出於黨習其人事如何天輔曰
李某善文而分數則不分明矣上曰誠然矣翰林時聞有陳
文義之事而所見有不分明處矣今番落點則予固慮之而

意謂其年老氣衰无所為矣政院稟啓已料其一欵則章疏
一欵則左相事矣徒弟之說面目不好矣天輔曰此說出已
久矣左相何必以此為嫌耶上曰又有鄭次推排卒置三
事之說矣天輔曰左相以此似當一時孔嫌而豈以此為忤
就耶上曰李某初欲以邊臣補外而予氣耗觸黨風則骨
痛矣至於吳瑗事寔是意外若使盡讀其疏予之處分益起
而予散益高矣天輔曰伊日筵教則更望還叔而焚章亦太
過矣既无不道之言則何可焚之乎上曰焚章予非不知
其過而以黨書熱之矣自今以後卿復請章疏乎天輔曰極
知惶悚而雖有李某章疏之路不可不開上曰左相大拜

時予知有一李某之出矣天輔曰徒弟之說非託出之語左
相豈以此深引耶 上曰雖然當之者似有一番難安之端
矣後數日天輔入侍言曰頃者李之投畀也以不為候風事
下教而八百里大洋不使風而使之散般則恐非好生之聖
意今雖已晚還寢成禽以不中外何如 上曰投畀豺虎李
曰此則投畀鯨鯢矣 上曰其時以郎其越海事下教而不
候風三字初无下教矣後數日八月初五日天輔與元景夏入侍
上謂元曰卿以李某、疏為何如元曰其論吳瑗事駭矣
上曰奚特駭也元曰瓚若有孝弟之心欲救其弟而如此豈
不痛冤乎仍曰臣與彼石相、親近與絕交若如前日則瓚

之為疏也必來視臣、必止之矣石相與瓚兄弟家親必為
預知且石相與李某相親臣與石相阻隔幾十年雖未知其
間親疎如何而大抵最親云其後十月二十九日金若魯請放李存
中且曰臣非劫於李某之責望又非市恩於存中也 上曰
存中非矣李某為人善矣見其陳文義時頗有固執常談云
忍之為德何不小忍而必有之耶其疏於領相頗緊而於卿
則不過、去說矣辭意極平温史官李宸中報也金在魯嘗道中提
李某事欲伸救之 上曰勿言也其疏辭不可盡說在魯不
敢復言而退

吳瑗事下教

壬申

七月二十三日傳曰李某既處分且已焚稿今何復渝而但倫理所關不可不諭且為國血忱已故之宰臣其將飲恨於泉下豈忍默也噫黨習日痼世道日下背君死義之事不一而足而至於李極矣許其弟之黨習辱其兄之滌心使瓚其有秉彝之心豈忍樂聞其若樂聞是真箇為元兄元倫之人此欲為瓚而又為陷也噫故宰臣吳瑗體乃父之言一自庚午以後痛自懲劾受命製教文其後黨習一掃故痛世道飲恨而逝則今思之其猶追惜而為其弟若思其兄痛結于中豈忍復黨而不思其兄甘心揚、以此飭厲烏可已也彈駁逝者往牒所元其所下語亦甚元倫使已故之宰臣其為飲

泣泉下孤兒寡婦之雖抱其冤何以伸訴今者下教一則洞諭李元倫元義之事一則慰宰臣之魂而其所恨者如此悖義之說若行於求世則孰能替我元良體述編報我乎嗟元良痛察此等之習體我紀心之編

傳重服制講定事

七月二十四日

服制論音曰禮經所謂為長者服三年者乃所以傳重也所重何即列祖也戊戌之追行期服自然合禮今復三年之制則復先王之舊制述程考之盛德在此一舉諸臣雖為君子則重傳重也日後雖或有長衆之別可元掣肘之弊矣大臣儒臣獻諷惜乎元一人協贊也其令諷復為長者三年之

服至於長子婦服則古禮於舅姑服期制故從而為大功而自唐以後為舅姑服三年之故長子婦之服亦為期年今當從此令編輯廳載於喪禮補編又傳曰古制雖復於茲殿既已服盡今无追服於予及中殿今雖為期制既行成服今不可追服只除服依此舉行此謂賢領相金在魯上劄曰為子服三年即儀禮文而第其當服不當服有許多般數故私家則雖遭長子喪而應服三年者絕罕矣程上之意以為注疏說先朝曾所不用帝王家主堯承統者皆當為正嫡程教迨越固可謂簡直通暢而尚於其間有種、難便前代固有累喪太子者若皆為之三年則為子服斬不止於一番而已矣

或已再服三服者有之亦或有子未下殤而父服斬矣宋孝宗於莊文太子只服期未闌其時朱子有請行三年儀也皇明太祖服懿文太子亦期年而憲宗皇帝則以太子年未三歲喪禮皆從簡素服七日而除世宗皇帝則以莊敬太子薨於殤年只掇朝十日只令百官成服至我國家世祖明宗仁祖朝皆只服期其在遵先從周之義俱不可遽然變改也且考純嬪服制有改定期年之命又程教中有今不可追服只除服依此舉行之教然凡服皆以始制為斷三年之制既不追行已成將盡之服依初節目除於來朔為可也至懿昭服制殿下降從大功窠遵有嫡子者无嫡孫之古經今番傳教

中元世孫服改以期之教問于該曹亦云元改而昨見懿昭
官朔祭御製祭文有復古制元憾之教雖未有并改之成命
而然猶不元疑故輒此付陳焉副司果尹鳳九敵訖曰禮義
謹嚴條理精細是以經文不盡者傳言之傳之所未盡者注
疏又詳之後之論礼者必上下參究云々况帝王家典禮尤
難輕訖者乎不從

翰林承旨補外事

壬申七月
二十四日

翰林李德海尹東星朴正源會摺東星欲以李徽中李明祚
趙載厚應摺正源不從但許載厚入摺東星怒罷坐而出正
源上書曰摺事可否之際臣先舉可合人東星亦舉某一人

而向來本館敗摺人亦入其中或名出於章奏或身被盜点
則尤不當復論於今終不回聽以至罷坐東星上書曰臣臨
摺持議務主方便凡僚訖所欲者十餘人臣則曲從未嘗疵
摘而乃於臣之所舉則橫生禁論惟務沮塞未及數人便為
過斷其言曰旧榜不宜舉論又曰一經敗摺人不宜取論又
曰向來加摺人不宜取論前後駁教意在廣取而如此深刻
之論自啟窘苟真可笑也傳曰今覽其章此專由於翰林朴
正源之作備敢生挾雜欲擬多榜之計至於加摺之人所非
在文載焉今何擬拾宜哲不稱姓若是角立乎且處分某也渠
秉筆入侍飾黨慷慨之教以某元倫之心其亦垂涕渠若有

毫分秉彜之心其時下教渠已記史其墨未乾揚、黨習小
畏堡地三水權官差下信道赴任政院覆送傳曰申飭之下焉
敢護黨而放恣若此三承旨卽解見任金致仁之不思父不
思君尤涉寒心龍仁縣監除授鄭熙普之衰年擇趨亦涉陋
矣海美縣監除授諸承旨并解見任今者首唱必也左承旨
蓋即轉何可事同飭異高城縣監除授今日世界非朝鮮世界
乃黨人世界也今日群下非君之臣卽黨人之臣可勝寒心
吁嗟黨臣其各任自為之二十五日承旨補外時教日向者
李其時宜有覆送而不為今番始

永禧殿酌獻禮壬申七月

以今年壬申為太祖開創之年下教以二十六日屏拜永禧
殿酌獻時駐輦紅門外傳教大畧曰 聖祖以弓矢開創于
今以黨氣將墜新進小官翰圜作戲近密承旨惟事黨習幾
年益梅大臣金致仁之子其猶若此他尚何說今臨廟門大
小臣工終不忍洗滌此心者勿入于真殿之庭若欲洗滌其
令入庭有黨心飾其外揚、入庭是非徒欺心其負涉降也
無其君也若入庭而復事黨習予雖儼蒞祛黨臣之心不
裒茲書遺元良其若復前者永刊仕板不齒搢紳先為下教
令諸臣自量而去就 御製祭文曰感慨今日誓衆入庭諸
臣其若背誓必守其言不負涉降明日右相李天輔曰勉諭

群工辭旨懇惻今日臣子雖曰无杖孰不感動上曰已見之矣皆以一時示威認之一日則忘之矣

洪鏡輔事壬申八月五日

右相李天輔言洪鏡輔十年廢積既有叙命則不可一向枳發臣為吏判時嘗擬望郎署外任蓋鏡輔有才具雖以蔭官用之有州牧之才臣意欲試於弊甚難治之邑以漸而復其舊踐今銓官遽擬望太涉无漸政官推考鏡輔姑試外任何如上許之吏曹叅判金漢喆上書曰振淹滯務踈通不但眚朝飭厲臣亦以是為對鏡輔頃年所坐雖曰竒恠地處才具終棄可惜即署郡邑次第收揜則宿研照望具異新通

故培望苟簡率爾呼望問備之下何敢謂有所執乎

人謂啓請銓官

推致即為洪地而先此詭請金亦相應為此云

尹鳳五事壬申九月二日

八月二十五日景庙忌辰詣懿陵親祭文有曰得有今日皇兄攸賜孰无兄弟忍言戊申梟獍之心本自梟獍一氣悉討自可其靜人心多岐黨習益痼乃於昨秋轉生葛藤未雪二字章讀是登仍即哭泣久之石相李天輔進曰此為不停啓而如此耶臣當使三司竭力曷停於是物論譁然自相傳播而斥罵之李患之乃上言曰近來造語多訛傳以今番事言之臣无期必使之停啓只達以勸停云云矣即聞外間傳播

以為臣明言當使三司停啓有同約款訛傳可該請推攷史官上改色曰卿豈不以此明言乎史官宣誤記然傳播則有罪矣當投畀矣天輔於是出金吾胥命仍有上候手足厥冷藥院三提承旨請對領相及諸宰皆入候班晚後始下勿待舍使之入侍上曰卿聞於何處必有所傳之人達之可也右曰无之風傳也上曰必有人傳之速達之乃曰設有所聞處迫問之下何可對其人乎上曰此則是矣大臣若不直達何可迫問後損國體卿雖不達使其人自首可也仍令政院禁府捧自首數日皆无應乃罷判金吾汰郎廳九月二日出常叅令殿坐百官皆進以次問之皆以不知答之至

趙戴浩曰此說人孰不傳臣於其日以守宮聞於過去人以為右相如此臣斥責右相以若分付三司勒令停達則是大權奸之事國有權奸而能為國乎云矣上曰卿其止之叅訊以下至蔭官初令自其各司問之旋舍叅訊班皆入對至尹鳳五趙恭彦尹對以當日與趙往聞申思達依幘與洪啓禧酬酢舍使出去即命親鞫尹趙尹以臣果有所聞直招又對上問曰臣則以謂可一停一達謂恭億啓則可停而施光佐啓則可達也施威畫訊將刑而止特令放田里永錮其身趙則以為停達與否何必問於鞫囚乎上曰汝老而猶有黨心然聞其善言故特為赦之明日拜承旨右相罷職金尚魯由兵判拜右

相趙載浩其後人侍又以為光佐真逆也何可停也 上曰
光於甲辰戊申有功於國家也趙曰雖有功不可將功贖罪
也且光有三可誅之罪而 殿下容貸置之輔相卧席終身
於渠償功可謂已至矣尹得載以為閔百祥當一親問趙曰
得載何知為人所指使之人也閔與臣有嫌然其言乃述其
父祖之事且言官放逐非美事云

始諫投昇事

壬申九月
初八日

傳曰下教後臣子焉敢若此其稱在外若見肺腑於君日再
服藥之時焉敢尋鄉其免臣節况帶軍脚下鄉宜有其律在
外人并帝曹俞教徐命臣李朝望丁喜慎尹得徵李運海司

諫趙重稷并湖西沿海投昇違牌臺臣并施告身三等之律
邦慶事

九月二十二日元孫誕生傳曰三月以後今年之內宣意復
有王孫玆從今國本復繼定號元孫告庙頒赦等事過七日
後不行領相率香宰請對教以不可張大而止之十月一日
御製諭中外大小臣民王若曰一年之內邦慶再至追惟暮
春愴懷倍焉特命定號乃固國本吁嗟臣僚越我士民精白
其心仰答休命十四日東宮患紅疹藥院直宿二十五日嬪
宮發班皆良已至月陳賀頒赦

始諫玉堂投昇事

壬申十月
二十二日

傳曰始臣中為外任者許通不帶外任而葉院直宿之時不
來者抄選外并施告身三等之律政官牌招開政以在京元
故人備擬除拜後稱在外者政院勿為煩稟直捧三水府投
畀傳旨又傳曰投畀始臣并先通現告獻納柳顯章正言任
希教掌令李壽德持平朴起采告身現告掌令朴弘雋通差
現告大諫朴尚德持平鄭彥忠又傳曰噫一隅青丘只有堂
元國只有臣元君閔百祥所謂四字即元良不從今日之請
也者今仗臣及耳目之臣一則下教如此只為其黨不顧君
誣之雪不雪猶恐其停一則君誣雪不雪視若楚越猶恐因
此而見辱耳目之臣立於始廳若虎穴葉院并直之時仗臣

布列而一例違召仗臣韓光肇李重祚林象元并投畀忠清
沿海南泰會湖南沿海諸始并嶺南沿海投畀傳曰投畀徽
旨或遲滯入之或定於近地則判義禁也申晚當一體罷之斯
速入之獻納柳顯章任希教李壽德朴起采校理林象元南
泰會李重祚韓光肇皆投畀達二十二日執義朴致文持平
尹東星李弘德奪告身三等律校理鄭純僉違召不叅問安
北青府投畀

洪準海李亮天事壬申十月二十七日

九月領相金在魯免左相李宗城升領相因東宮疹候入侍
辭免 上曰卿豈以李某疏而如此耶對曰臣豈可致憾於

不相孚之人乎 上勉留遂謝恩行公正言洪準海上書曰
近日言路杜塞尋常彈劾官師相規固亦罕見而若在權位
罪惡彰著十手所指而一味媵媚以首相事論之其良貝桀
顏足以制人氣焰毅勢足以樹黨逆孽廢族以為依皈陰謀
詐計皆出指揮及其黨心橫且不覓自犯手勢頃年一疏白
簡蔽罪墨未及軋金甌枚卜乃敗斯人邊回觀望坐要殊絕
之渥唐突闖入自同無故之人、非別人罪固自如而在前
則擬投嶺海在後則任摠台鉉今之始臣豈盡愛護而然哉
郎此而氣勢可見今夏枚卜後不言始官一併謹罷荅曰大
朝下教之後焉敢如是挾雜其章給之校理李亮天上疏曰

聖心失平天威屢震過孔層生竄逐四出縉紳喪氣莫知死
所惟彼一脉未絕之論固不闕於一時停不停之間而使盡
棄平生惟威令是從則趨走唯諾之恭雖或取快於一時而
尚安用此等人物而若使大禍福大利害有甚於殿下之兩
露霜雪則彼死執守而獨有林禍懷利之心者亦將何所不
為哉傳曰今番下教若何又湯劑命服苟有一分人臣分義
焉敢如此而聞以洪準海章領相出城其章不覽可知洪準
海先適大靜投畀倍道押送今聞李亮天之又疏於我聞其
大略亦无狀其心路人可知旌義投畀門限前一體倍送李
存中所犯若何而雖依礼文許由旼獎之後宜即押送當日

倍道押送右叅贊李益炆知中樞洪啓禧罷職不叙傳曰乘
時投章一進於我一進元良同日恣意其心叵測元將一也
有一於此无礼无臣節將則必誅諸臣不討不遂非護黨乎
準海亮天之眼无君无儲君无我孫只有黨人也遙瞻懿陵
涕淚矢心决不厭棄今太阿在手準海亮天為先刊籍大靜
旌義亦歎矣準海楸子島亮天里山島投畀并嚴加圍籬吏
曹叅判金漢詰引近黨人忠州牧補外又曰成有烈備擬其
尤寒心此乃引近準海之本也倍日赴任護軍尹得載以尹
游之子宣忍黨習以事元良吏叅除授蔡濟恭正言除授兵
佐趙憲校理除授吏判趙載浩判義禁除授前承旨尹光毅

同義禁除授此等之時耳目之官寒心在京人并湖南沿海
投畀大諫金尚重司諫閔宅洙獻納朴昌潤正言李堦執義
鄭安持平李思觀掌令權杭韓宗濟投畀

侍從付籤事

壬申十一月初二日

傳曰昨秋以後侍從逡巡之人為先付籤其名右相金尚魯
請對不允兼司書李奎采南恭溫承旨除授正言蔡濟恭校
理除授並詣閣請對答曰其止之傳曰薇垣柏府宰臣堂上
堂下如此人付籤其名李之億李憲默掌令除授今有下教
者備堂皆令入來李之億承旨除授正言李尚允劄子請對
不許傳曰俄者入來備堂令該府處之忠清道投畀

即申大
思建大

諫趙載敏持平金碗請對並付籤初三日大臣卿宰承旨王
堂始入侍時 上曰今日老少之國乎樂院都提調金若
魯以下齊穀曰每以臣等目之以黨臣誠寃悶矣若有護黨
之心天必陰叱 上曰卿等若不懲討洪李則予不以臣子
見之也朴文秀曰凡律貴得中既以處圍籬有何更請加律
乎以一時彈駭大臣而殺之則天下豈有言者哉金尚星曰
殿下以臣等畏洪李而不請討者然而誠寃矣雖无杖豈畏
洪李乎圍籬外无似加施之罪矣都提調金若魯持草紙泣
諫曰書給進藥傳教則臣當持去矣 上曰其止之石相金
尚魯曰皆小臣之罪何敢晏然筵席乎當下庭矣遂起出諸

臣皆曰大臣既出臣等亦豈在此乎皆起出伏殿庭都提調
曰此何景象 上曰使洪李為此者必有其人也承旨曰夜
已深而諸臣皆伏庭請乞進御 上閉戶入內少須 上自
內出開戶曰大臣以下、庭過矣注書使之上來也以石相
言回奏曰小臣无杖敢使却藥惶不敢入云 上曰更使上
來也出與偕入都提調曰殿下為黨人却藥豈道理乎文秀
曰今之號為蕩平者雖曰不為偏論其暗室私處各自為論
其寀則此輩大懷黨心而殿下以其臣為忠臣而以臣為黨
心誠刻骨欲死矣都提調曰靈城之言有心也上曰卿亦黨
中人也予雖老豈可見欺於其言乎文秀曰殿下却藥而諸

官問安亦止之如此而為國乎萬古千古冤痛事豈有過此乎都提調曰此千古至痛事也右相曰世道益下莫可救拾殿下宣以臣下黨心而如此過平耶都提調曰此何事也洪李棠臣等之惡讎也承旨李之億泣曰至今生存元非殿下賜也四日停藥宣无所傷乎乞賜允音上曰為人忠赤矣上曰都提調右相之億忠悃若此當強聽之尚星曰之億棠忠臣上乃命書教進藥

崔錫恒復官時傳教

壬申至月三日

傳曰今番却藥黨人之咎一邊之黨惟意所欲贊君逞心為能事其君却藥而視若尋常世子嬪宮暨元孫相繼決瘵而

亦視若尋常惟恐黨心之不峻彼準海亮天已知却藥之由而一齊投章遙瞻園陵隕心却醫元良因此惶恐整衣而召承宣却食而自飾躬以此觀之寔元臣節尤為元掇者一邊之人恣意陷人設一坑坎其不若意者構之於邊或有其停者構以護邊一邊之人非徒不敢下手甚至於投戈阿付元為元杖者或職在卿宰坐而指揮或為小官為布衣者亦自下激成焉敢欺也故相李光佐古人云豈盡得善中人以下豈无不善之事乎辛壬以後事予亦曰不是也多而甲辰元此人無今日戊申無此人無今日非徒功過相準頃年閉閣孰能開之頃年却膳孰能勸之其時領相左相俱不能辨也

今日斷、抑何意也况君誣未雪之本即此為教之後昔之揚、者不少悚慄拜陵泣涕時語聞若風過其有臣節乎故相趙泰億述篇既云文字抉摘已乎戒之其中句語亦誣未雪之一端雖以鳳五之深刻者頃者帳殿猶有欲拔之語今何論乎趙泰者頃年二劄手脚慌亂而其中劄即鳳輝之根柢也追惟庚子除藥院提和之程意其年其月診進涕泣勸進余所自覩也故感動而然追先帝報陛下之道泰者不然予何惜之而至於崔錫恒拜相後處義非予初料故也而辛壬事當其末稍與泰者大有間焉崔錫恒特復其職招政官而孔行洪啓禧令洪準海之章亦或勸成而臆逆處分非王

者之政特為叙用

藥院啓及付籤停解事

壬申十一月六日

藥院口傳伏承下教復有湯劑不進彼此黨人勿為問候之教乃以群下之有罪輒不進御致損躬躬臣肝膈如焚難以文字盡達請進御答曰其止之藥房再啓答今日二黨皆不知時君其止之四啓何不念朕躬貽憂東朝云、並答止之藥房啓至七啓曰群下有罪仰于天怒則王章在焉惟當談笑處分使懲畏可也安可揮却藥餌使藥院迫隘豈平日務誠信之意乎進藥補躬元元不干於處廷臣之有罪而既許進御才過一日又如此 殿下亦將悔矣傳曰入侍傳曰付

籤之含憤慨世道而今聞八十許人之多云此時適中其意其寢之

賢嬪期制壬申十一月十一日

承旨入侍孝純宮釋服節目雖依例啓下一闕之內不可不一番哭釋其日自內茶禮後釋服祭文亦為親製以下政院朝臣皆知悉來初一日懿昭釋服事亦依此札行云上曰為長子三年之制復古之後凡諸典禮皆備矣訖此則王家禮備焉雖中國亦必來問矣

大司憲閔遇洙上書

所叨責任之重名器之驟云、況今國憂深切私懷崩迫其欲一吐膏中之蘊以為願忠畢義之者一心耿耿未能忘廢而自顧愚陋賤微不宜妄自處於言職又聞居始者寔配相望中外震駭此際以臣病廢之人充冒是職一任虛帶豈事理之宜乎荅勿辭

松峴宮舉動仁祖旧宮

十二月初五日大臣備堂札判請對荅曰雖不能攀躡於昔年又何忍張大於今日傳曰松峴旧宮今欲見之即為札行大臣及諸宰請對於東朝曰臣等以殿下聖筭六旬之慶敢援先朝已行典禮仰請告庙陳賀而以愴慕孝思牢拒不從遷即臨幸松峴舊宮雨雪深夜尚不回駕至有仍笛之教臣

等相率瀆撓深夜東朝諺書答松宮札已知之而欲速為對書矣東宮下教曰今方焦迫欲進曰宮崇于大朝即為札行是日罷漏後還宮

大臣入侍及諸諫解故事

壬甲十二
月十日

傳曰有下教事大臣處遣史官偕入傳曰備堂速為詣闕傳曰下教之後提調豈不知程門立雪傳曰大諫徐志修先逆傳曰今日大臣備堂入侍之命意蓋在焉今日徽垣長所陳可見右相命招不進之意人事若此其他何說徐志修北青府遠窳當日倍道押送傳曰頃者筵奏不過率爾投畀南闕已不飭勵前承旨趙特為放送右相金尚魯等率諸宰

詣大王大妃殿閣下口傳啓曰駉筭六旬告廟陳賀即先朝已行之典禮臣等授例仰請不能感回駉心因臣等之罪又下大小公事及軍號入于東宮之教仍出御宣化門東宮泣請不能得此尤臣焦迫也亟降慈旨以回駉心千万泣祝答曰今方親往熙政堂欲勸回以主上孝心豈不聽從乎大臣備堂諸承旨玉堂入侍時傳曰幾十年苦心欲遂於今日慈教息惻噫其不奉承豈曰孝乎因此有奏慈教至當既勉承之後何拘末節閔百祥特為放送傳曰其習雖無狀飭已行矣其中或有奉親者王者以孝為治之道其倚門之望不可不顧洪準海李亮天韓宗濟外耳目及儒臣投畀人并放還

於是諸誦三十許人及李
存中李宜哲等皆蒙宥北故

政院請對壬申十二
月十一日

政院啓拜昨御書傳教臣等有死決不奉承之理祇奉啓
板不敢頒布更此冒死仰額答曰其止之承旨春坊奪告身
在外始臣先適差後禁推政院又啓請對兵刑國之重務而
公事入輒還下上下相持棧務多滯一日二日國事因涯古
今天下寧有是乎冒啓更請又答其止之諸承旨請對答其
止之右相金尚魯昨今仍為待命來納命呂玉堂劄子十四
日左相李天輔謝恩與右相諸宰承旨玉堂請對不許領相
李宗城亦入謝恩傳曰時原任大臣持藝教篇自省篇初卷

入侍傳曰今番下教非比往事其節目間事而亦有旧例而
特為臨門下教之後非徒不為感動昔年下教者敢有不滿
之心其反无礼昔日為君其若不飭有君有國乎用法宜自
大臣始今日入侍大臣中道付處重宰並遠竄承旨仗臣邊
遠投界司直柳復明都承旨除授護軍申致雲洪樂性李奎
采李昌儒并承旨除授皆謝恩

潜邸平動壬申十二
月十五日

傳曰毓祥庙當展拜往候慈殿後動駕光化門當駐輦分付
京兆父老使之待令諸承旨請對領府事金在魯以同罪之
人待命金吾十六日孝章宮下輦時下封書諸承旨連為還

納諸承旨伏閣請對領府事金率六曹叅議以上詣閣口傳
啓封還叔之請曰雖以先朝乙酉事言之未嘗終阻孔接輅
許登對傳曰止之洛昌君樞率諸宗三次請對答其止之王
世子詣孝章宮上疏入啓自上還給南有容除授同春秋案
錄攷出以來連請再啓有死而已不敢奉承亟許叔還答止
之庭請三啓闕无回鑿之意而連下回極不忍聞之教臣在
魯冒罪忍死與若干卿宰諸叅議仰額求對泣禱傳曰其止
之此既上奉慈旨且告真殿即當札行案錄攷出即為札行
庭請啓曰封書不可頒布而連請又啓曰慈聖既於日前躬
臨息勉使聖上終至勉承則令宣遽然許之似必有所由而

殿下之位宗社臣民所依之天位也宣慈聖所可私許設或
許之其於百官臣民之決不忍捨何哉真殿口告此與遣大
臣告太廟有異今若迫於臣民而不得遂志則自可以此變
告何可以已告宰執東宮顏色悽沮涕淚沈瀾止慈之念何
忍不許終斬乙酉之還寢乎答春秋堂上既除授此外不知
矣庭請三啓此教何等大事而乃欲脅迫而強行之先朝乙
酉則其初聖諭非不堅固而少无威制勒促之私東宮籲疏
即批下開心溫諭臣僚章奏酬應如響朝臣請對亦多引接
今番則羣下方死爭而命以至尊僅章畫歸東宮目下覆逆
臣理當然而及下不忍聞之教東宮伏地呈疏而無批退却

累請入謁猶且不許帝王家莫重莫大之事宣如是顛倒迫
靳而可成乎况東宮連為露處重症之餘有難言之夏答曰
不知矣東宮待命以左承旨口傳啓答曰速入去事承旨往
傳東宮即還宮又教曰春秋堂即何敢今尚不肅謝耶政院
口啓春秋堂上方在此違請何敢如此事私行云矣傳曰若
不私行水刺不進矣領府事又率卿宰請對諸承旨亦請對
十七日京圻監司金尚翼聯名上疏傳曰給之草土臣鄭羽
良上疏曰闕非常之教不拘常制略陳云々手書答三十年
苦心卿已知之矣訓局軍兵等上疏請即回鑾手書答以予
涼德今甬至此何顏對三軍諒予心五部坊民等上疏請回

鑾答有一片石不忍從負吾民善奉我嗣君令承宣讀宣領
府事以承傳色口啓久留私邸事體至為未安將不免直入
請命前叅判鄭亨復等政府書吏李德万各司書吏館學儒
生李彥中政院書吏使令禁衛營軍兵等上疏答既諭都民
咸體予意傳曰今覽吏昏疏為感前日投畀兵曹書吏放送
答館學曰无偏无黨事我後哉鄭亨復疏給之答百官亦退
去口傳又教曰今日供上何為捧納監膳提調重推又下教
曰慈殿則猶有更告之道而其於真殿何以茲朝廷若又如
此則當露坐矣庭請口啓曰下教又至此勢當仰籲慈殿答
既奉承告達而來何顏拜慈殿乎芸館劄子及前僉正徐宗

決上疏並給之諫院書吏弘文館書吏唱準及第俞彥述譚
官宗親府書吏上疏並給之付處罪人金若魯李宗城李天
輔金尚魯等疏敢效古人罪中上疏之例云、前持平趙宗
溥及鄭羽良再疏文彥朴道源宣惠吏及備局書吏上疏諸
承旨排差備門直入請對工判趙觀彬大司成南有直司直
具宅奎隨入請對傳曰將使君父坐於雪庭耶十八日傳曰
今起感崔錫恒前都憲金鎮商前副學尹心衡清介之節到
今追思心甚嘉之崔家道承旨致茶金鎮商特授知中樞尹
心衡同中樞除授以厲一世領府事金在魯司直洪啓禧來
詣大妣閣外以承色口啓謔書批荅和動時過為懇請念其

有傷於氣不能挽止予亦有眩氣酬酢之間有許諾者然今
乃覺矣今日主上屢日不為還官方為封書予亦欲和動於
彰義宮是日 上承慈教乃傳曰既承慈教龜勉回駕朝日
復臨明政門洞諭心腹百官軍民依朝叅例和行十九日大
臣備堂依教來待左相李天輔称疾不入判府俞拓基上書
荅遠地未叅何傷人侍時刑曹漢城堂郎五部官負來待事
下教諭大小臣僚軍民自古帝王初業中興可謂至艱而豈
有若不穀之遭艱卒之時乎抱亘中之痛不樂南面苦心一
欲遂意焉可已乎羣工同寅邦國寧謐豈有卒士之黨錮以
此世道益寬吾民益困臨御廿八載政不行廷惠不及民雖

有樂南面之心者宜乎自慙况苦心至痛遭時自慙如此今因請賀知群情難以例拒欲因機會遂意特往松峴欲慕昔年而慰懷不意慈聖勤懇賀禮雖却龜勉以回苦心至痛因此彌切故一遵旧年又忝不令私行則諸臣紛鬧動我慈心打起三十年寃結之心是誠機會先奏慈聖又奏真殿乃敢舊邸必欲遂意百僚聚庭庶民守門因我三日涼德无能何以致此又曰諸臣籲我慈聖慈心還動辭教因極身不自有他不暇顧小輿以回涕泣奉承從今以往其將莫敢遂意而歸矣慈教雖奉何顏敢拜又何顏拜皇兄又覺放散而痛哭今番之礼此比往年誠可謂復為臨御特為臨民洞諭自

政院宣諭八道三都傳曰幾年苦心莫遂復臨而名備局諸宰不進者多大臣奏橐外備堂并罷職現告元景夏申晚李箕鎮徐宗伋鄭益河黃梓李瑄尹汲趙明履洪鳳祚

李世熙事

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生負李世熙上書曰竊聞宣化門蓼莪之講毓祥廟閉閣之礼駐意攸在居然可知吾君之孝其大舜之孝也所以疾首痛迫為此非常之礼者其必有不得盡分者存也臣竊稽史牒三代以後明君誼辟無有不致隆於私親者如漢文帝宋仁宗漢昭帝明神宗亦皆行之其未行者惟漢景帝一人而和帝則又行之當時名臣碩輔皆无異辭則此本非有妨義

理有碍禮經也明矣邸下何不延訪三公陳籲於東朝積誠
孚格期蒙聖俞伏惟聖慈塞淵之性博通古今皇明陳太后
則垂簾於万曆之初而親其典者又不為法聖母也猶在畫
邸下之誠孝格東朝之慈意非必待大朝之命而待行者也
我東之俗名義過察目見君父之茹痛宗社之阽危而瞻前
顧後相視喟喟無一人捐軀為國開口說破者此臣之所絕
痛也承旨李奎采洪樂性求對大朝御樂善堂其書持入
上曰以外面觀之似為予而其案陰譎凶慘語及東朝尤為
叵測仍令親鞠而問指嗾罪人對以能文故自作自書矣施
刑十餘度始服以與許槃等相訟拿問槃則以為世熙來宿

一夜語及此事謂以為臣子者固當陳書而朝廷有大臣諸
臣非汝常布所可云爾則世熙與其五寸叔潛耳語將聯名
故切責之使剖名仍逐世熙云各刑二次特命酌處世熙絕
島定配槃極邊遠配潛定配司諫南恭赫達曰世熙妄揣聖
意肆然陳章其中數語敢犯不敢言之地世熙本以時熙之
弟世弘之至親行已陰譎罪人槃身為朝紳客畜其家與之
綢繆相訟之狀昭不可掩請決正王法槃兄采往日之事縉
紳所掩耳弟彙身為侍從與其兄同室居生槃之所為其兄
其弟万無不知之理請采彙永刊朝籍命以只札采彙等文
而論之其兄集若在則可並論之耶先帝後禁推

三司停達事

癸酉正月六日

大諫尹尚任達曰三司合達即一邊人黨習之伎倆也經年不停公訖憤惋一自頃年園陵幸行之後前後駑教惻怛有足以感豚魚果以停達之論發簡於前校理蔡濟恭則以為不足以叅涉无所可否論事言訖之地寧有如許苟艱沒是非之論請罷職令曰依掌令李啓昌亦同請蔡罷職而各避嫌皆出退待右相金尚魯達曰三司言訖之互有異同自古而然蔡濟恭躬登筵席直陳意見比之近來回互苟避之習有足可尚玉堂既已立異則兩司之以此引避臺躬固然而至於以人不沒已見直請謹罷正所以長黨習也此習不可

長尹尚任罷職何如依達正言徐命天上書曰合群大論何等關係而尹尚任以遙邃兩逆至親越視懲討之義徒懷營護之私募得瑣劣之李啓昌肆然闖進猝發停論手脚閃倏心腸綻露雖緣玉署之不肯聯名莫遂其計而若有一分嚴畏之心則安敢乃甬况其黨習伎倆公訖憤惋等說尤為無蔽請兩人并施寘黜之典以峻堤坊 批逆差正言朴道源上書曰阿好成習氣節消亾至於得罪公訖久枳臺堙之任遠遠於辛未夏停宗城突然檢擬於言官被謫之日吏訖黃除除拜而亦無矯正則宰相之勢為即宗城方可謂重而臺閣之輕无復餘地具宅奎本以賊境血黨凡係慘毒之論盡出其

手前年一疏自服其過外面遮掩其凶壯悖賜隱然故在廁諸縉紳在渠猶幸而卿月特擢迤出意外亟令改正

李命植事

癸酉二月

檢閱李命植上疏曰昨冬大朝以都承旨為翰苑兼掌令都令李詰輔即癸卯榜人也科名雖改立身不正臣嘗心惡而口斥之故叅判臣趙錫胤以鄭世規之不合吏判有私室酬酢及其身為亞銓以此引義終至見罷先輩處義不苟如此臣之斥李不啻趙之於鄭也豈可甘心為即有愧於趙也上命斥補保安察訪下番鄭昌程上書以為臣父光殷亦叅癸卯榜雖不撓及臣家隱痛之私自處之義不可居職都令

李詰輔上書曰臣之情勢既有朝禁雖不提說而病狀如此云、違牌

李明煥事

癸酉三月二十日

正言李明煥上書曰錫恒之罪已成於前後合辭雖以大朝頃年處分觀之罪惡之貫盈程鑑已燭而昨冬復爵之命忽下於羣情之外目前大論未伸而已耳之王章旋寢竊恐典章一撓是非相蒙集獍餘孽生心也无所愜然者復爵命下之日朝紳咸聚閤外而終無一言廷救者不意世道至此也亟叔復爵之命為洪準海之論斥時相寀采一世公訖而言者黜相乎自如刑章失當李亮天疏辭無甚關係而乃與準

海同罪流落瘴海生還無期又檢閱李命植補外之命其所
執可尚而有此摧折恐非培養士氣之道亦願稟放小朝教
以背公死黨投畀嶺海承旨金致仁上書救以燬初入始池
自附無隱請還汝答所陳如此還叔只適本職二十日石相
金尚魯引咎劄曰臣是庚申合辭中人也不一微履者該以
此耳其與古人封還詞頭雖有所遜而非出於懷懼劫而昧
懲討也

尹光績李暉述趙憲事

癸酉四月十一日掌令李澤徵所達尹光績以虎龍偽勲時
追贈官秩書其版籍凶賊伏法偽勲已削之後忍以所贈肆

然累國籍以為榮先耀後之資狎客傲子淵源自在凶壯
逆腸心法猶傳多年欺世今始發覓請絕島安置李暉述前
為太學掌誼一鏡疏下諸賊并皆生墨且以帝龍偽勲時渠
祖之贈官書其帳籍祖述鏡虎師表儒夢而敢為掩跡發身
之計冒罰八場闕至削科放恣云、請令王府拿鞠得情快
正王法李暉述者其父衡秀以一鏡押客風輝傲子之日彼
反之名於仗籍又為一鏡疏下六賊等生其墨名其後諸生
付黃暉述不辭罰十許年癸酉春赴庭試登第左相李天輔
上書言暉述曾有所犯赴會試續大典之罰乃冒罰赴初試本
曹以此又為停平則又赴會試續大典之罰乃冒罰赴初試本
試不許赴而乃敢如此清板其科世許之被罰者自今雖脚
後商壬寅秋一鏡起評激設盟祭錄勲衡秀初衡祭以原臣
功贈其父贊成之取至乙巳一鏡伏法削勲而衡秀猶書其
賊於版籍其甥姪尹光績者又載其官脚於戶籍故臺啓茲

而光纘其後停啓赴配趙憲之蒙駭無識孔世所知大
以來停啓尚未赴配在家云
朝中批特除雖出爰欲成就而渠當自處果其平生醜拙畢
露於太廟讀祝之際致勤問備請改正之世子不許李又避
嫌退待太朝下教曰憲之讀祝做錯即不讀諱也雖由於過
於不敢之致以不諱名之義雖已重推為人臣子何敢復提
此事澤徵若少知君臣父子之義焉敢復提于元良予雖衰
矣此等關係處不可泯默澤徵刊名仕籍傳曰京兆堂上考
出尹光纘李暉述戶籍明日大臣入侍同八十四日左相李
天輔石相金尚魯石尹李璠入侍傳曰李暉述籍事既非渠
主戶之時不可以其父之事罪其子其所生墨不問可知其

心勿限年大靜定配尹光纘以侍從之臣漫然於堤防海南
縣定配持平李朝望上書救澤徵曰語有不審致勤誨責臣
固有惜而此則姑舍勿論云二十四日傳曰澤徵愠憾趙
憲之特除敢以不讀諱肆然彈劾臣分掃地初欲投畀而末
稍畧處則渠敢以臣固為惜姑舍勿論等說放恣營護澤徵
曰以為惜則君臣之倫斃矣目今勿論者眼无其君、臣分
義之間姑舍勿論則其曰臣分乎澤徵則可謂書矣朝望亦
曰書乎較重於澤徵若不嚴處何以正君、臣、於青丘而
助元良政海南投畀當日押送頃者去掌通所以清官方而
自後當掌通者並為持正通其雖可合者朝持通暮正望清

亂莫甚近日另飭鈐書朝望原書欺誣元良者還給

趙宗溥書

持平趙宗溥上書曰洪重孝名為儒臣而向書稱劉氏呂氏

滄桑等說極可垂悖者也洪嘗盡陳渠論義如為呂氏左袒則劉氏不悅為劉氏亦如此又

如寡婦守節而強暴侵奪終為河間淫婦云云又曰及落席於滄桑已變之後釋葛於劫灰已冷之後云云蓋謂生於甲戌後而登科請永刊仕籍尹光績事已歿之後徐志修送書於申主後也

挽囑於始臣謂李徵語播緝紳請嚴加罪罰不許

李天輔啓事癸酉四月二十三日

左相李天輔啓曰領敦寧趙顯命早孤事母有至行追喪一節雖非禮經而六十大臣草食守墓仍成疾而逝請依故奉

朝賀金有慶例旋問何如許之又啓故徵士金昌翁氣質清高志尚超邁已已後其苦節貞操有遯世獨立之像卓食木衣斷欲四十年少好文章因文入道性理大原所見卓越與其兄昌協林下講書沈潜理窟多發前人所未發莊修窮林不以學問自處故先朝旋招公訖惜其太晚其學問氣像可謂豪傑之士足以立懦而身後褒揚至今闡然當此世上士節凌夷之時尤合表章令該曹攷例特贈何如依允又啓門出罪人黃押以救李存中被罪而存中已放還押則尚黜放還何如依允石相金尚魯啓壬寅四大臣香火將替請金相孫前叅奉履長李相孫前教官鳳祥并升六直除守令趙相

子鼎彬年老有長成子請調用同時寃死人奉祀子孫未出
六者升六未調用者調用依允

李宗城上疏

癸酉四月
二十五日

領相李宗城自長湍上劄曰修省之寀不待禋祀乞寢親祭
加意將攝之節且曰宋仁宗每遇水旱露立祈天韓琦曰消
灾之道猶末也蓋謂人主無日不對越上帝無日不敬畏戒
惧陰陽調風雨和斯義也殿下嘗斥以世儒常談今之召灾
豈非殿下應灾之寀有所欠缺而然耶殿下所自期豈擬於
晉平衛武而然晚景倦勤殆甚唐之十漸進德之勇受善之
量及有歉於二君彼以七十九而能為殿下獨不能為乎

云、軋道剛亢言路杜塞群僚無所懲畏而侈然自恣人主
無所顧忌而傲然自矜只此一事足以亾國而向來非常之
過私不測之威怒震聳隄億兆同情而曷嘗有一人獻規
七旬大旱玉趾三孔應灾之言寂然於注續之下不可使聞
鄰國殿下嘗以諸臣不能責難東宮詔教矣曷不虛襟來諫
以為身教乎從前齟滯而厭聞者言下開納如水臨刀仞无
毫髮碍滯自卿士以下無一人不任其箴規之職自臬儷以
下無一處不聞其警戒之訓則觀感效法不患善絀不然蹇
諤日遠諂諛日進臣於己巳內局入侍曰殿下代理元良脫
屣高枕安所用心乎次對既罷廟堂无吁咈之謨經筵久停

儒臣失講讀之責大辟生殺不斷者幾年諸臣章奏不知為何語外廷之接見既少則所與處者可知棧務之酬應既簡則所留意者何事臣初陪講筵論君德則以堯舜為期語治道則非唐虞不陳雖以殿下之克謙亦不願為凡主孰謂三紀臨御一心怠忽漢唐之盛已無望而其視初元之政不知落下幾級又曰官邪滿朝而彈劾不到哀哉有闕而往救無聞云、批曰衛武公亦眼理中湯乎仍許適付判中樞

李壽德上書

癸酉五月念日

掌令李壽德上書曰亢旱云々東門之役方籌壘城城下無主亂塚朽骨如林冤氣干和請行掩骼之政輕囚放釋未推均施

之澤請京外久滯之獄抱寃之類罪名之或疑情理之可務者並稟疏釋是時御營將洪鳳漢窺主城役乃對章曰等城之處或等斫荒或填淤泥則亂塚有元非所可論而一處果有兒塚數十而土淺草朽殘骨慘然即揀日祭告移地厚埋仰體掩骼之仁躬自省撿靡不用極枯魂既安和氣可導則彌月旱暵之故咎於此非意慮所到特不過塗聽塗說

虎異

五月八日有虎晝入西小門仍盤據人家林園中轉入慶德宮寢殿側守卒遂殺之命賞其卒王堂上劄陳躬災之說蓋京城虎異比茲前年有虎晝入盤松閣家民人擊殺之又於

景福故官恣行无忌

李厚達上書

六月三日

持平李厚達上書曰崔錫恒事臣在堂后詳見壬寅日記錫恒身為委官擔當誣獄鍛鍊戎殺逆腸絞露向來追奪未幾叙復如舊宜更追削尹東輅以其妻父偽贈屢書帳籍或改或仍情跡叵測宜亟屏裔且偽券鞫案既並付火則此等文籍豈可存留又光續登科皮封亦書偽贈乞令該曹搜索投火且近來得罪公訖之類馳騁州縣敢以官長自處靈光郡守金始緯江陵府使趙鎮世扶安縣監李永祚先汰見賊仍刊仕版東宮答付火事依施餘不許

李尚允權禰事

六月四日

持平李尚允上書言東城改築凡痘疫所沒草葬及客死人及貧民權葬前後无数朝家恐築城暴骸使之移埋且給布掩尸而董役之人不能致察使累千遺骸同埋一坎折骸碎骨頭足異處雖有衣衾死以欵束不忍可見宜令有司多設酒食慰祭之其監瘞之官亦宜重勘御將洪鳳漢對書曰始書慘刻深密見之慘目言之痛心直以此至不忍之事謂人為之耶頃因掌憲之書臣已據稟陳下而始書如此及其孔避有若立證而質言之又所謂監瘞者本非別人臣稟親揜則臣罪難贖尚允又上書曰重臣親揜不過新埋之有墳形

者耳至如年久陵夷前後疊葬者隨鉶鱗起自不免混埋重
臣豈能一一看審邪是時左叅贊權禡以賓客入書筵亦言
瘞尸事仍及等城時石材多取於陵寢近地命違禡賊七月
七日傳曰權禡事不可不摘奸果有是事御將自有其律若
無是事白於元良者自有其律盜園陵樹木有律况伐石山
脉乎其令兵曹郎及京圻都事摘奸以來傳曰今聞摘奸即
所奏思陵恭陵元無犯火巢之事白首老臣欺我元良語逼
莫重之處一至此矣此火非一重臣所做出自政院絨問以
啓是日禡絨答抵言聞之於監董官李寅翼者於是鳳漢自
金吾待命上書自陳禡後數日上書引罪仍乞致仕再書并

不許未幾卒

毓祥宮上謚俞拓基付處事

六月二十五日

傳曰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既諭大臣禮官二字誤
謚不可已時原任大臣館閣堂上會議謚後當詣私廟告
由題主傳曰昭寧墓稱園毓祥宮稱廟典僕稱守衛官守僕
守護軍依孝純墓例札行京外祭享亦依孝純宮札行傳曰
牌招不進則非臣子也當削去仕業兵判金尚星芸學南有
容叅贊徐宗伋皆出肅判府事俞拓基不進傳曰今日北
者焉敢若此違牌人罷職不叙判府事俞中途付處當日押
送傳曰今日不為國家為名流乎判府事付處軍子何其遲

遂判金吾重推當直都事記過傳曰都事似是士夫之子問
啓判府事今日申時渡江事分付當直都事當用軍律於明
政殿待令事分付於是詔謚曰和敬俞相溫陽付處明日駕
詣毓祥題主中宮後謁俞相未幾赦還

朴道源上書

癸酉七月

文學朴道源上書曰具宅奎委身賊鏡凡係兇悖慘毒之論
無不挺身自當務快鏡心敢為誣獄之緩治水發泉壤之凶
啓謂四大臣請賊鏡血黨之說既出宰臣千億化身之日繼發
始章年前一疏自眼不過外面遮掩而大臣遂奏遷擢卿月
之班世道寒心亟令改正不許道源又上書曰具宅奎云、

兩大臣泉壤之啓首發與隨叅有何輕重而乃以踵賊鏡而

追發為清脫之資

朴初直以宅奎為首發此因宅奎及其子

其父憐偽勳設監日與維賢為即屬終始周旋於帝龍繪像

之後其父子之為虎龍血黨腸肚相連可知

允明對書曰繪

事已又對允明再書云其父以鏡虎為宗主其子以辛壬事

為黨伐之論云、

趙觀彬事

癸酉七月二十七日

上疏尊謚毓祥至是復用元景夏之言命設上謚都監作竹
策文銀印等物一依世子嬪例仍下教以為諸臣不善告予
以此等禮節仍傳教上告東朝將辭位於是左右相李天輔

金尚魯下堂免冠謝大提學趙觀彬亦下堂謝趙不免冠上
左右參贊徐宗俊尹俊亦下堂明日令觀彬換進策文觀彬
汲曰此非可免冠謝者上是之上疏言竹冊比玉冊雖有輕重大小冊文非承統妃嬪不可
上怒付處海美寧之已而教以觀彬此語無臣分於予者即
命親鞫凡再度施威觀彬稱遲晚其納招曰性昏謬疏語錯
亂自以為朝鮮兩班而為此自不覺其敗於不滿云、矣
上命改不覺二字而終不從矣其傳教曰非徒懷二心其不
滿之心已終末梢直招中敢恃其兩班自歸不滿云者盡出
本狀宜施當律而所顧者即忠翼公也即貸一律三水府圍
籬安置是夜大雨觀彬蒙雨水枷杻宛轉庭中寒戰幾死矣

左相李天輔替換策文尚魯為都監提調後五六日特以念
忠翼公俞趙減圍籬移配端川是鞫也刑房都事尹光烈申
大孫以不善札行問即金光國以不書罪人二字於傳音中
以為營護趙也並命依法蒙頭枷杻旋命汰去又旋命仍存
叅鞫也趙諱後死一人言之至十二
月肅廟加諡時特教放之

陳賀告廟事九月

上命以上謚封園事告宗廟陳賀須赦仍命私廟上謚時陪
從官序立而不叅拜者並罷職乃以前相金在魯為領相明
日九月御明殿受賀須教知製教鄭寀為文以須之在魯以
領相押班行禮遂大赦昨日罷職人李天輔金尚魯元景夏

等三十三人并蕩滌天輔復拜左相命設庭試親臨春塘臺
試士事下教十月設科李秀得洪梓洪麟漢元仁孫等及第
又明年上教以守奉官即昭寧園守官此後勿以忠義為之其陞
遷一依叅奉為之用幼學年三十者除之甲戌正月十六日初禮判
洪鳳漢知事元景夏入侍上方製私庙親祭文詔及稱号事
元乃曰宜用妣字也妣乃上下通稱之辭也用之為宜但皇
字不可用顯字則似如何矣宜曰先妣上問於鳳漢請詔
于大臣上乃下教以為上謚封園之後事體顯殊祭文中稱
以私親一親字猶在心竊慟焉妣字上下通稱者也皇字顯
字之外予有所思宜令大臣詔定蓋指先字也於是領詔政

金在魯對以宜稱先慈親左相李天輔詔亦從之上乃許
之癸酉十月後數日禮判洪鳳漢請對請曰上既改私親
為先慈親則竹策文中舊用私親字宜改之上難之洪曰
此乃易事不過用一日之力耳承旨韓光肇從而贊之上
乃許之洪又請改園碑中私親字上以為難而不許之韓
又言向時封園臣以即官與諸郎官洪述海等私議以為稱
號宜有先字以殊之矣是時上語間常稱私親洪乃曰既改
之後雖言語間不可更稱私親上曰何害乎洪曰然此豈
可對臣而稱之手韓又從而贊之癸酉十一月一日下同上仍及朋黨
事曰非予鎮之則其勢當難言矣洪曰若非陛下之功則人

多死矣光肇曰誠然若一進一退則殺戮必甚矣 上曰後當思予之功矣

加上尊號事

至月二十五日左相李天輔建言辛丑建儲案本于肅廟遺意見於其時東朝所下詔書而右相趙泰者秘而不宣宜有揄揚之私 上許之而曰不必引建儲事只先朝至治盛德宜有加隆之私直以此為號可也遂命詔謚明日大臣六曹長官兩館提學訖加謚肅廟曰裕謚永運洪仁峻德仁敬后從謚曰宣穆仁顯后謚曰淑聖東朝曰永福以李天輔為都提調領相金在魯為東朝進冊正使元景夏為副使十二月

二十六日駕詣太廟上謚冊還宮即進冊於東朝明日御明政殿受賀頒赦

大臣請稱慶事

癸酉十二月

領左相在魯天輔等以明年乃大朝回甲即位三十年將稱慶告廟須赦進宴 上久不許宗臣西平君撓等亦上書請之曰大朝周甲及即祚三十年云、莊烈王后周甲肅廟稱慶丙寅今大妣回甲 大朝率百官陳賀尊號宣廟即祚三十年有陳賀尊號之私又乙酉肅考登極三十年 大朝率諸宰庭籲稱慶矣今請於歲首稱慶 小朝答曰當念 上聞之命還其書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臣會賓廳請稱慶

不許又率二品以上請之不許甲戌正月二日又率百官庭請亦不許遂止之天輔與在魯又累請不許至是上幸孝章宮閉宮門勿納羣臣天輔以左相排闥直入中官數十人阻之不得天輔入請中官之罪傳教曰左相所奏無人臣之禮罷職又因其依幙事教曰依幙布帳非子莫敢為之左相為之是跋扈也既而在魯入對論救仍其職天輔待命金吾數日仍走出城外金在魯言天輔忠厚宜召入上許之天輔乃上疏曰臣之罪可勝誅哉請還非常之教若黃震迫不待入侍之命排闥直入臣之死罪也不知君命之重而請罪阻撻之中官臣之死罪也負二罪而咫尺天威乃敢力爭不已此亦

臣之死罪也臣雖万死固不足以續其罪而伊日入侍所被嚴教案非北面事君者所可承聞而臣不能即地滅死至今苟活臣之罪也尤合万死至若還宮時下教亦為人臣之極罪即跋扈之教臣若憑藉朕教之寬假冥然頑然自齒人類是真不知有臣分者上例批之

館錄失格事

癸酉秋副學金相福與應教韓光會校理李顯重李得宗韓光肇會圈和錄取俞漢蕭朴師訥沈鏞宋文載黃仁儉鄭光震沈璚等十五人是時師訥鏞於光會有親嫌顯重許為圈之已而顯重乃獨圈鏞而不圈師訥光會入見其不圈乃與

諸負勸之顯重遂復入而圈師訥又諸訥初約勿出準點顯
重乃獨加一圈於仁儉欲其得準點故相福惡之出言於提
學尹汲、宣言於朝堂謂其失格不當是冬十二月命行堂
錄引學徐宗伋不入而待舍金吾以圈事有物命補忠清水
使趙載浩代之稱病不出乃以南有容代之南乃上書引尹
汲事謂不可獨當他人所不擔之任汲亦上書言其所言無
他深意相福顯重交章相爭顯重謂相福初則勸使入圈反
語於汲則沒其狀謂臣自入圈之欲為自脫惟人之計又相
避替圈之訥臣初未嘗聞之也相福對章曰顯重果由他人
之勸而為此則運智規只下一圈者又誰之勸也此暗指

儉事然顯重對書亦不言其事故後仁儉辭職書金李相爭
之言其不出加點臣名之事特為臣之地耳曰運智下圈即
指臣也於是南罷職金李亦並罷職左相李天輔上劄論金李
謂之胥失請有容仍其職行錄甲戌正月久不行至甲戌秋乃完

完錄見下

李熙運上書甲戌

書曰惟我和敬淑嬪誕膺繞電之祥啓東方無彊之業北面
今日者孰敢不曰吾君之母也願今四殿追崇之禮已行而
未及行於淑嬪宮况淑嬪之號即先朝宮媛之爵而不足以
表章顯揚伏願稟于大朝廣召在庭必有崇奉之案亦無貳
尊之嫌然後仍奉加上謚號之典則益光我大朝尊親廣孝

之化熙運本宣廟朝小人山海之五代孫出人表之曾孫

甲寅年閏詔居保寧至是上書承旨閔百昌黃景源等捧

入其書於東宮答以稟于大朝則以為此等莫重之事非一

儒生所敢請而不許甲戌正月十三日其明日領相金在魯入對言

熙運言辭謬悖上答曰今日清議自有主者不可不罪之

乃下傳教曰今者熙運有本也在廷臣僚中不知大義首唱

恠謬者即其人也雖已處分到今不可不尤為嚴正己未年

處分判府事李宗城松田洪鳳祚特杖職牒放田里己未夏上

命徐私墓主人為官吏判朴文秀奉行之孝宗城入侍言曰

文秀無識國家官爵豈可濫授此等入乎上命削宗城職洪

鳳祚於己未年以玉堂言曰凡私墓平動時諸節取稟勿令

禮官稟聞以示降損於宗廟之義理坐削職其後己未年鳳

祚兄祚祚以承旨從上過私廟上問百官當下熙運章中宮

媛二字即對孔頃者趙觀彬妣嬪二字若無觀彬何有此章

一躬杖牒放畝田里是日上御殿招熙運伏庭下問其書

意仍退出之傳教曰其致此章今日廷臣有以致之熙運所

對即一遲晚隨熙運而又有如此者是無君也不願所重如

得奇貨構熙運而更提此事此亦无君也當臨帳殿嚴問政

院知悉正月二十四日

金會元啓甲戌三月三日

持平金會元所達兵判李益炆今番大政廣開私徑貨賂公

行江上富戶首擬初仕營將四窠盡畝閑散邊將之窠多而

積仕軍門久勤多不私論政廳之外至有擊磚號泣者又曰
叔侄猶父子也日昨與綾昌君相詰殆无倫理請罷職後昌
搜心卒受管綾昌刑叅具脞弼别无才局特一善事者我朝
用人只是文南武渠是何等人无論内外周流遷陞請罷職
大成趙雲達素称文小濫通是任貽笑伎襟請改正前縣監
李廷重性本妄毒行多鄙悖作挈賢閤毆打章甫拔劍視院
恐動晷點當之者惴慄視如蛇蝎濫通始望公訖憤罵請改
正始望答四件事殊涉過矣綾昌上書自卞其爽案會元避
嫌曰益炷以巡邏事叔侄相関大傷倫理雲達之事泮儒至
於撈堂而一書即出雲達若有一分廉恥不待臣言必有自

處廷重妖毒妄悖云云答退待傳曰綾昌金會元騎曹叅議
即廳並入侍傳曰李廷重本末予不熟知不必深非國子長
則此人雖不至二品應為大成者自處二字大涉無謂兵判
不可置之黷昧當緘問而恐或蔓延叔侄相関相詰既無其
事今何復喻臺臣既自奏爽案遲晚已虧臺風改正臺望勿
復檢擬通清政官罷職現告申晚趙明履正言洪憐漢畧故
會元及銓官而不請還叔

持平申大脩達辭

授昇罪人尹光續以席龍偽勲時所贈官秩肆然書其板藉
凶肚膈心法猶傳多年掩覆未乃現露臺達聲罪而善地

投畀未免失律請絕島園籬安置光纘投畀罪犯深重而畢
竟薄勘終涉太輕則居臺閣者固當爭執連達而乃者一種
護黨之輩乘間停達若無顧忌論以誅心之義俱是賊邊人
請停達臺臣遠地定配春坊勸講責任甚重當以端方正直
之士輔導左右而弼善李壽鳳賦性奸佞行已傾邪向者草
土之日撰出花水殿上樑文壽張誕言扇惑一世以為自衛
之計心腸巧誕不忍正視此等陰邪不可一日置諸臣僚之
列請削去仕板書廷官之任地望自別苟非山林宿德之士
固不可入。濫叨而崔載興之全漢學識穢悖無行都尉家
廊底露醜有口皆言頃在南邑時行事麤悖不一日而足勒

奪屠人之女屬宦官婢仍與作奸大為沈惑隣邑之行駭載
以隨政法之紊亂舉措之恠駭一道之人無不唾罵如此醜
悖之類決不可充於抄選之列請書廷官改正是日命申大
脩八侍傳曰近日臺閣寥々之時可謂錚々其若純心尚可
而光纘事予亦非矣若持大體嚴辭峻斥誰曰不可合律太
不襯着某邊二字予不忍呼寫下教此一黨也權賅即傳人不
無挾雜削罷可也而請配此二黨也壽鳳殿號三字大脩乃
欲誦其句語元良侍坐方以四勿勉飭豈忍令聽黨心亘中
不免非禮之說也書廷官云々此不過右袒存中欲逐異已
問其誰孫于廷中院吏雖誤問于臺臣坐臺廳不顧慮恥書

納四祖墜臺風極矣大脩特削其職崔載興殿最有曰經術
之治兼該事務與憲臣彈劾全茂學識行已穢悖相反職在
宰列宣化湖南豈忍浮夸之目欺我乎屠人以下決無是理
黷黜之事豈一刻加之抄選人乎欲遣御史庶問而事在張
大卿須明查本縣守令非比使行則沈惑衙中可也馱載鄰
邑決無是理新伯趙雲遠未到任前即為查問事下諭湖南
舊伯即徐命九七月旬間監司查狀上來果如大脩之言後十餘
日御史洪樟來言崔奸狀如臺言其女多干屬於崔亂官政
故臣得推治之配又書啓曰其女即官婢名伽伽仙仍為免
役官吏李遇春潛相交奸人皆知之而特差官廳色愈示親

近之意致有竊賣倉穀之弊又曰沃川守沈鋪金堤守崔普

興與再興同會金山寺張妓樂留連皆與金相珏相結其良

女事再興等案勸成之相珏將劫良女之寡者金姓人共女

珏與被罪乃遠洪既而下教監司查狀意猶訝之又曰予則

終不為信雖已置之身為臺臣名登查狀不可無飭再興罷

職不叙八月三日

徐命膺事

徐命膺由守令新登第為正言上書言事首言新進不可論
人是非仍言講學納諫等事遂及祀典科法武學五六條又
言學校作興之法盛言其在南邑時興學校士之說而今館

學諸生徒賞蒞蓋惟事奔競六月於是泮儒大怒捲堂書進
所懷以命膺不學無識全昧賢闕之重有此侮辱又曰被其
上書游辭眩能外售識務之態內為拔身之計命膺又上書
對舉巽言以求解泮儒猶不肯又奮斥之世子乃連命膺之
職勸諸生入齋也人謂命膺新入臺地以不論人自許因為
無狀其論諸条皆不急閑務又自言居官興學近於眩能至
如武舉兵謀又非儒生所宜其受泮儒之斥為宜

堂錄事

甲戌七月二十三日

上命行堂錄改院即請弘學叅贊建議行園

領相李天輔左相金尚魯叅贊

趙榮國弘學鄭肇良吏判洪啓禧 趙明履叅議徐志修入叅 就館錄去李世恭 補師詢

上 外堂 加取李最中李儁微沈鏡金時嘿等凡三十二人趙榮順洪

良漢洪梓徐命膺宋瑩中尹得春李仁源朴道源洪準 海景海鄭存謙南泰著李錫祥鄭尚淳李世澤洪禩漢 傳曰

新錄中黨習者勿為舉擬以黃仁儉徐命膺為校撰又傳曰

謂有教者李最中朴盛源宋瑩中李宜哲洪準海宋文載也

又曰堂錄乃公若教兒之嬰孩宜先飭于新錄其有教者都

錄人畢受點後備擬後數日朴盛源以元上章黨習是後九

日十九 左相金尚魯言某人等最後檢擬非包容之事答曰包

容黨人何為乎養席則必噬矣近來席狼白日恣行必學彼

此黨人矣至是冬始命檢擬十一月於是館錄人皆引失格

事不出行堂錄人皆出仕至趙榮順書後皆不出行見乙亥夏

元景夏嘗入侍言壬寅獄時奏文宜熱之

上許之

壬寅獄

賊等請於朝以獄事情節奏聞朝中其年十月柳鳳輝以提學裴奏文違宗室金城君混副使李萬選書狀梁廷席入燕

案之其文藏於文院至是上命納其文放

又未幾景夏以為

當時一鏡所作討逆教文乃錄在政院宜并熱之遂詣闕請

對又劫承旨同入於是都承旨曹命未及任瑋鄭弘淳同辭

詣對

三人皆少論畏而自嫌遂求對

上問知之以為不必如此遂罷承旨而

退景夏

持平趙宗溥劾李天輔上書

甲戌十一月二十日

一國之事不責於托重之元輔而何哉以其人則只是闢草
鹿虞之一怯子也以其行則不過嗜利無耻之一鄙夫特以

地勢之好致位至此中書三年未有一事一言之可觀所可
言者不出於樹黨市權而已堂聖明之朝何患於一賢輔
之不得而以一國之重付之於如此之人百僚羞與為首與
情莫不憂嘆亟改其職另卜賢德斷不可已也雖以一事言
之閭巷姜姓之妻有恣色乃瞰其夫之遠出曲路劫納仍作
別畜及聞其夫之穢寃慮有後患分付捕將鄭續述使之撲
殺續述知其寃而不肯舉行則乃措他事而請罷續述其代
趙德中嫵其煩而不敢施杖守囚別閭不通水飲十餘日不
勝飢渴祀土斃席含藁而斃未幾德中病死一世謂受其殃
昨夏大旱人皆謂寃氣所致天下寧有是耶此說千人同辭

萬口咸傳數年之間其所播傳去益狼藉內而畿甸外而八方兒童走卒莫不曰飢殺之相也傳曰噫三十載苦心即一調劑而與我同志之收脰已作古人者多今只有畧干其於晚後得領相托以調劑之任矣不料生一趙宗溥章頭下語可見其心而樹黨市權之目其心已露噫淫朋不顧國之人為黨乎忍辱守心之人為黨乎其中一件事無此訛言宗溥雖有滿腔黨心何能為此然既舉其姓與一時誣辱有間不可置之於黜昧之科予雖否德願相決無是事而世衰網弛或有此等之事而不問豈垂後世為法之意乎其人雖作故其時捕廳將校尚存國之元輔在於胥侖之中秋官牌招八

侍聽教後即為直房開坐嚴查各人以草葉登對以奏於是叅判鄭亨復叅議俞彥民開坐諸人等捧招以為一領相家婢夫一漢竊財以走故果為分付捕將捉囚旋以婢夫族屬未乞欲令勿刑而盜狀難掩不能更分付姑為置之捕將亦難於施刑在囚未決渠乃死於獄且領相之妾非姜之妻乃高哥之妹又此獄乃鄭續述時事非趙德中之時與臺書相左云二十二日秋膏三堂上八侍時傳曰以捕校及該廳書負之招觀之非姜哥也即高哥也高大成之父猗錫之招又為詳備姓非姜也且臺章則曰夫妻高招則曰大成與李呂史為六寸甥妹云且臺章則曰令鄭續述撲殺而不應故

以趙德中飢死云而以諸招觀之鄭績述終始為將無疑而
以六寸甥妹曰為夫妻以高奇為姜奇節。落空此非宗溥
做出也必有造言之人嚴問其根繩以王法斷不可已也而
以言成業非王子之事宗溥既聞訛言而陳以元良身為臺
臣既許風聞真訛之間有聞元隱夫誰曰不可而以滿腔傾
軋之心得此而作奇貨捏欲陳章可忍正視噫寺人被謗欲
投豺虎不滿三十年調劑之心欲沮過於其君周甲之歲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趙宗溥削去任板放歸田里使今日縉紳
知予暮年猶不忘調劑之心嚴隄防祛諉人之意此章給之
傳曰世道日下黨心愈甚調劑之人目之以樹黨即此黨人

舊予雖衰耗此等之謗何可售於今日至於姜奇事古人云
疑之勿任之之勿疑噫予雖無監試豈毫分疑此于卿於卿
若得雲之不齊卿須臾小子之慙懃顧恒日之倚畎安心勿
待命即為視事之意遣承旨傳諭于領相傳受命召正言洪
檉上書曰憲臣之指斥大臣者雖涉狂戇而要自附於有聞
元隱之義惟宜包容涵貸不可以語觸鼎席而輕加摧折也
宜亟寢宗溥削版放逐之命答曰其章給之洪檉削職李天
輔上疏自下曰特以處眾爭之地故此章做出訛言傳播中
外以惑一世末乃借重臺閣以窺其禔心云。司諫李敏坤
上書曰相臣劄下臺書略無自反之意輒肆憤懣之氣其於

論已之言固當惕然恐惧摧謝引伏之不暇而乃疑之以裕
心斥之以毒鋒頭有相較角勝之意如是則攻已者日疏倭
已者日進相門之所擬參朮之儲者不過慕羶之蟻逐腐之
蠅而不能贊成其美乃反生出一黨則何足以仰體大朝之
本意而為世臣私門之福乎伏願仰稟大朝收回言者之譴
以彰來諫之美不從

趙榮順上書論領相事

副修撰趙榮順書曰今之誤世病國者只在輔相之非其人
而亦未有甚於今日首相者蓋其藍面白眼陰譎庸陋始假
清論冒竊極選終附權門驟占隆秩平生伎倆不出乎擠人

利已寤寐經營只在於獻媚固寵是非之不可不明而反欲
紊亂之忠逆之不可不嚴而必欲汨亂之至於三司合達自
是一國之大論而初八銓地則密排而擅停之及登台席則
詭辭而謾奏之敢謂公議之可勝敢謂聖聰之可欺卞質君
父貽辱朝廷指士申林請合
三司停合路其窘迫之態閃倏之狀令人可
痛心令人可羞且以近日事言之庇護逆孽而必伸之於丹
書之茶阿好凶科而幽薦之於本兵之望李詰
輔放恣專擅亦
可謂无所不至而况其殘忍不仁貪饕无厭妖孽畜貨賄
日驍狎友倖容黨與日熾威勢之所寵權焰之所壓人莫敢
誰何雖以向來所播閭巷間歌謠見之亦可見十手之指矣

其從弟益輔又以狼毒之性兼有狎邪之行左右盤據同惡相濟官欲自占則乘機而傾奪之人有所逼則造言以噬螫之憑藉威權車亂縉紳譬如梟音之鳩應帝威之狐假免成三窟百犬吠聲而又其殘杯冷炙出奴入主心之所行順之所指无不奉令而効力蓋觀乎前冬李鼎輔升資事而極矣惟其如是故君綱日頹士氣日下死復有一箇半箇保得其本色者甚則昏夜而乞哀者有之俯仰而吮舐者有之殊不知名義之為何事庶恥之為何物世道至此他尚何說臺評之發云云晚矣而氣勢所驅端緒莫究本事終歸於黯昧之科輿情益切憤惋噫彼圓頭橫目看似常人葱珩赤蒂者似

大官而斲其心跡已不容於舉國之誅則亦何以人言之有無查事之虐案為其罪之輕重也惟願並稟大朝明正好惡屏黜權相嘉獎臺臣焉書入上俞趙配大靜

申暉上書

甲戌十二月初一日

大司諫申暉上書曰世道日敗縉紳交構於暗地大僚相關於禁解觀聽有駭左相金尚魯與李天輔相關於春坊顧今元輔自佐銓及其秉軸咈公壞防率多可議者則烏得免過疑責備之言至如捕廳事雖以查白初既入於臺臣之風聞則舉而論之不是異事在元輔為國家慮言路之道只當下其有死不宜遽加不平而語或憤薄惟其劫子藍面之目可見謬辱傷風莽採

移祚等說未免引喻車當如是者破然後左右相均方可擬
於至公大中之論矣然國之言路不可饜闕設或失當略示
誨諭恐未為不可豈可摧折乎傳曰申暉牌招人侍傳曰申
暉本章首件所陳意指左相以在元輔而召問其本事則即
趙榮順也尤可痛者夫如是以下已有意思而斷之曰方可
謂至公大中朝予已甚而末稍恐未為不可等說專為指嘲
也噫周甲暮年受嘲于巧慝宵小我元良亦豈能覺元良待
坐聞此况然覺悟初則免冠叩謝曰殺又免冠下庭而請辜
初意則補於鏡城元良免冠後不可尋常處之前大司諫申
暉鍾城府投畀倍道押送勿棟赦前

洪鳳漢事

乙亥二月十日

上詣永禧殿酌獻還禁衛大將具善行因事命拿八兵判洪
象漢奏請止之既而教以兵判所奏非是命拿八兵判旋命
放出使拿治善行其密符使裨將督納象漢承命而行之善
行以為將體不可使褊裨納符而屈首就拿於兵判也摠戎
使洪鳳漢言將體當如此 上怒命拿八摠使於是鳳漢就
拿露膚伏庭將決棍承旨鄭弘淳高聲力救之曰臣寧受笞
洪不可杖 上曰須下一杖於此人國綱可立而所奏如此
特寢之仍罷洪職下吏旋放出還其職弘淳特加資獎之左
相金尚魯劄論過舉請寢弘淳加資許之善行初不就拿兵

判開諭使就拿曰不則事將難矣善行乃就拿

持平趙曦上書乙亥二月五日

持平趙曦上書曰今日之為臺閣其難矣哀職之闕莫敢
補之公卿之失莫敢糾之間或有出口氣者稍涉大官則必
斥之以挾雜歸之於黨習竄逐前後項背相望是以臺閣勢
奪宰相權重寧不痛哉臣得見首揆最後自明之章則盛氣
噴薄已多駭聽而輒引歐陽脩故事隱然有詰問言官之意
若論大臣而輒請詰問則啓他日无穷之弊容有極哉李天
究問趙金相度之書中一句語只是過去泛說則潤略可也
泉津而時議之去而愈嚴云者何過慮也金上書言李存中父死
不愼日友相金尚書有

此我无可議之跡則帖然一笑而已諫臣之不提者又何必

先疑而提之或恐有言也堂錄之會圖其法甚嚴則公座傳
札廟薦可也而瀛選則古无此例且其所舉乃是姻婭切友

右相趙載浩書屬則趙重明之謂以私書者固其宜也而過

加疑怒張皇為說終至於罪言官而後已者何也曹命未之

東趨西附指目狼藉誠一无行无恥之鄙夫而魚緣信行之

同勞濫通經筵公議駭憤洪啓一典曹同使日本而曾在海

西公然逐罷善治之通判奪其所眄是豈人所可忍為者哉

黃景源之巧言令色真所謂佞人而不忍正視者也托跡要

路致身清顯朝廷不尊職由於此輩國典相避佯若不知而

得售所欲富譯稱公吏胥所恥而厭然為之其心術之不正
情態之可惡不勝彈論卿月之班尚有此碌之類倖門安
得不閑世道安得不降乎

景源嘗以吏房承旨預改薦其外
三寸權生為宦犯相避之法為鄭

述祚所駁又嘗作譯院文字序云閱公維
重與慎公以行同事云二慎即其時譯官臣以為吏胥叅判

曹命未安邊府使黃景源并施削版之典以礪末俗為冢宰
之職司馬之長國之重任而李昌誼之元聲望李喆輔之有
瑕累者六皆濫通物情駁然久而未已并令拔望以重銓選
也 上命曦削版放逐田里是年秋景源為副使將赴燕上
書自下曰趙曦之書竊有所 於心者嗚呼言者何臣有何仇
怨而其辭乃至於此耶其所謂要路者臣未知其意之所指

而臣少也與今首相俱為布衣時從遊於文墨之間情誼親
厚于今三十年矣言者所云其指此耶臣誠未晚也其所謂
佯若不知者臣頃忝承旨時臣之內舅除齊即臣以親嫌
上章首寀後因臺書既蒙譴罷而言者復論此事嗚呼事關
人之父兄而一論再論持之不已者何也其所謂厭然為之
者十年前臣以漢學教授作兼教授題名記句字之間誠有
不能點檢者而以是一字加以以醜怪之目此豈仁人君子
之所忍為耶且其譯之骨朽已久矣屬與不富固不當論而
譯字之上必加富字嗚呼何其危且險也臣本愚鈍與人齟
齟雖上殿奏事之際語言不能出諸口此天鑑之所下燭而

朝紳之所共悉也而言者日以孔任是誠近似於臣耶世必有公心公言臣又何辨為凡人之情於其所好則必謂之賢於其所惡則必謂之佞然自後世而觀之其所謂賢者未必為賢而其所謂佞者亦未必為佞也然則因一時之好惡而懸斯人之賢佞者以見其謬也臣之一身之辱固不足道忠厚家言論辭氣豈當若是耶景源承批後赴燕回遭母喪後復為大司成坐事免

尹志李夏徵逆獄事二月友

辛丑賊尹就商子前持平志以緣坐配羅州至是羅州場市有掛書之變又有假御史見捕全羅監司趙雲達得其狀以

聞乃志與其子光鉄希鉄及州人林天大羅廷秀等為函書使通引掛之場市皆拿入京獄雲達又得志家書札一籠前羅牧李夏徵書多在其中夏徵及志并親鞫志年七十餘受刑不服二月十日夏徵以稱志別號書札往復厚遺交結送妓樂助遊宴命鏡城勿限年之配矣二十一日親鞫志更教曰決摘文字述篇既戒之况私書乎夏徵於志敢曰交結金蘭尋常洩復狼藉一籠中逆商綢繆於鏡夢志綢繆於逆昌即成鞫獄朴道昌即今日北面者小有秉彛雖前日親密者宜不更交而夏徵不特相交身為被謫地牧助游燕稱別號此眼元國心元君護逆亦逆而此甚於護逆不可不鞫即追拿夏徵於中

路親訊三十度明日又二次親問何以交結逆商之子乎徵
對曰就商豈逆耶若逆則何為不殺志而但配之耶 上又
問然則一鏡非逆耶對曰一鏡非逆也有一鏡之疏然後始
有臣節耳 上怒鞠以大逆不道結茶時徵自語曰此非特吾
之心如此凡為少論者皆同此心也獄官以奏遂處斬妻子
從邊 夏徵結茶曰父明浚居京陰云情節甲辰浚三年以聖
時孫為婿三年浚聖被秋矣身則以為有一鏡疏然後
有臣節大逆不道 於是少論之緩者李益炆趙載洪等始上疏請
討忝者等其峻者朴文秀沮戲不得乃走出鄉里益炆等疏
入上批之以當處分於是諸少皆上疏討逆甚至於章交而
不可勝捧上乃下教禁之而猶不可止

少輩討逆疏章

乙亥三月
初二日

禮判李益炆前監司沈星鎮司直鄭暉良李昌壽前承旨鄭
弘淳吏議趙載洪等聯名疏曰亂逆之生厥徒寔繁而懲討
之典必先於罪首戊申逆變其所由末者漸矣輝者倡之於
前鏡夢繼之於後必欲謀危國本幸賴我慈聖至慈景廟至
友保有今日惟其久積醞釀始潰馴致滔天之禍此則戊申
之亂不作於戊申而寤基於辛壬也其為造禍之本倡亂之
首誠國人之所共知也惜乎聖上專懋包荒之仁過行涵貸
之章間或疑之以扶雜戊申之討率多漏網丙寅之典不過
奪秩所以懲治者未免為輕重倒置之歸也日昨大臣 左相
金尚

普以輝者等追施逆律為請此案出於同憤之辭而且念李光佐之負犯繫悉於合辭之達而一俞尚靳崔錫恒之追削稍伸輿志之憤而官秩旋復寧有是理伏願 殿下並賜裁處以立萬世君臣之綱荅曰洞陳其根語極正當噫釀成今日寔予之過至於卿等大臣陳請外所請者又合予意此正予欲處分者有臣如此予將无憂噫今當下教卿等以迭判尹李昌誼疏曰輝者諸凶謀危聖躬表裡乎鏡夢七賊潛蓄異备根抵乎戊申何幸天啓聖衷乃有丙寅處分而惟是討賊未嚴无所懲畏至今日極矣苟不深究禍源大行天討日浚社稷之憂將无所不至坐從諸臣之請以杜禍亂之前荅

撕捱中其陳血忱心庸嗟歎予將處分矣司直李春躋韓得刑叅權一衡等疏曰輝疏者劄為凶逆之立幟鏡夢凶疏剔致戊申滔天之禍盖當初懲討不嚴以致戊申之變戊申之釁除未竟復有庚戌之逆至於今日徵志而極矣李光佐之合辭經年尚靳一俞崔錫恒之退奪才行官秩旋復伏願 聖賜處分荅深嘉其忱予將處分以迭下教戶判李喆輔疏曰自有凶逆鉏治不嚴无所懲畏至今日極矣鳳輝等諸逆窮凶極惡覆載難容之狀已悉大臣之奏亟允羣請以洩神人之憤荅深嘉為國之忠茲事當下教矣傳曰于今復徵之外若有一分秉彜之心豈敢顧藉鏡夢徵志正法之後若大夢

之乃覺自謂曰乃由於懲討不嚴之致其本清雜豈能治末
歟頃者左相趙所奏予則曰過矣今覽即景一至於此乃
覺前日刑改之太寬况其本即者輝也追施逆律之請是矣
鏡夢虎龍既施逆律就商師尚道鏡疏下真儒明誼楷聖時
宗夏等及鳳輝恭者並追施逆律李光佐任用已久其心无
他今日逆徵之稱臣節即懲討不嚴之致非光佐何以致此
况其本即恭者之劄鳳輝之疏光佐豈可无辜况一邊之陷
溺專由於光佐特允三司之請即合趙恭億其知孰矣无光
佐决不陷此然此等之事甚宜嚴懲特收其謀崔錫恒則雖
不若恭者鳳輝之所犯不下光佐復官過矣并與光佐施行

待年追律既是法外則况追施逆律及於其子乎雖施逆律
其子則一依年未滿之律并只為奴司果金始煇金尚重金
尚者等疏曰者輝等尚未致討疏下諸賊尤是逆徵根抵不
待臣言下賤憤惋到今懲惡祛患莫先於溯源窮治亟賜夫
斷以樹君臣之義荅黨習日痼義理長夜一隅海東乾坤復
明云二傳曰三十載苦心黨習日痼因逆徵而正法公議齊
憤討章文上從今以後乾坤復明雖其中或本有所執者或
大覺注日者而歸於其正一也此中庸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將此機會決滌舊疑同寅協恭庶幾鳥猿從此而墜膽其或
將前日之疑阻提注事而頌軋此既明之乾坤將復晦矣今

日以後或提往事敢為搆捏當施証人之律大小臣工咸聽
此諭同寅協恭右相趙載浩劄云臣早若不許死生使烏獲
元町遁形是非元或相混則何至於妖孽踵出以貽聖上之
憂乎臣父生前以地處有異不敢盡言必稱不忠罪人臣未
能明大義而討君謬如臣等將為用哉司直李裕身尹東度
徐志脩李得宗李重祚府使趙載敏尹東暹鄭純儉校理尹
得兩司果徐命膺鄭尚淳兵佐李壽勛司果徐有良中應頭
等疏徵志逆謀案始於明彥就商彥商凶謀案由於耆輝鏡
夢輩馴致戊申若不溯源探本何所懲畏乎大僚之請案為
一世公議三司之尚靳錫恒官爵之既削旋復輿情久鬱俄

者處分明彥父子獨漏懲討之典一體施以大逆之律斷不
可已荅覽爾等章一隅海東乾坤復明所陳者業已處分夏
宅事以允臺請明彥事其陳洞然依施為仁平君李普赫司
直李日躋趙迪命副學吳遂永戶議崔尚鼎司直宋徵啓前
府使宋昌明等疏揮耆諸玄醞釀既深疏下五賊懲討未盡
馴致今日變恠亟允諸臣之請以杜禍萌荅堂習日痼義理
長夜今覽卿等之章一隅海東乾坤復明君臣之義乃定幾
年苦心食效乃奏卿等如此將此心同寅協恭吏叅曹命未
疏逆孽復生肇自輝耆羣凶之逆源非今日之始可請討以
非以徵志而允為彰露者則臣不敢發一辭曾效沐浴之義

刑議朴師訥前佐郎李儁徽前持平邊致明呂善亨前正郎
趙宗演副正字沈勗之李溟運及弟鄭昌聖疏錫恒光佐泰
億三凶與輝耆一串貫末而今但施追削薄罰已久嚴懲况
恭億收牒之命又與光恒有輕重之分且戊申逆種當坐者
尚靳臺請未免失刑并宜賜處分荅曰處分輕重意蓋在也
追坐事所遵者法典也今日下教何異追坐持平洪良漢疏
今番逆變宋源戊申而耆輝諸賊為厥罪魁鏡虎諸子尚未
正法戊申逆魁子追坐之請未蒙允并宜舉孥籍之典荅
追坐事已論於師訥批矣司直南泰溫前大司諫泰耆前正
言泰耆及弟泰齊司果南德老雲老司僕正李壽鳳壽德司

直任瑋正字任瑒前司書任希教判決朴珥司直崔成大前
獻納李增司果李壽基鄭恒齡崔台衡司正朴道天正字申
景濬宋瑛等疏今日處分猶有未洽者錫恒光佐泰億均有
覆載難容之罪與耆輝諸賊一串則分而二之未免失刑之
大者一體正法為宜荅處分已諭不顧官啣有元聯名沐浴
深嘉前掌令金植疏耆輝與疏下諸賊及師尚就商夏宅益
寬世良輩坐施孥籍錫恒光佐六允三司之啓不允司果李
啓昌疏世良凶疏表裡耆輝請一體施以收孥之典荅大處
分之下此輩事何足道乎前刑佐李宇和疏耆輝諸賊孥戮
之典不容少緩荅已處分矣傳曰處分定後與彰義宮陳章

時大異不可人。陳章莫重大處分反為久矣非徒酬應之
難有損國體李字和李啓昌等事在令前故答之此後勿捧
以息紛聞在外未及陳章勢固然也若有北面之心其何異
乎此義乎初五日親臨明政殿領教召文蔭武同諭傳曰在
外及衆所共知宋病前卿蔭官外不忝人并上闕將親玉堂
泰會洪名漢蔡濟恭持平洪良漢正言宋文載等請對左右
相劄救答予知其過即寢五相金尚魯判府事李宗城書國
家不幸又有窮凶極惡之賊憤痛之極心膽欲裂願臣須年
一疏自陷於仲救罪人謂光之科惶慄感无地措窮揆以
邦憲自有其律席蒙昏命頭戮是迭答為國之忠洞知云云

今何可引咎乎輔德李塌書者輝云云司直李昌儒司書李
昌任等書既允逆律而猶示忌義多從臺達而尚漏五孽至
使諸賊子護保首領亟加仰粟凡應坐之典同或一容貸為
司直李光溥鄭彥儒李齊華前執義李鳳齡司果沈毅李光
溥光灑前都事沈塾鄭景瑞前縣監柳億基副正字鄭彥暹
李世孝等書論者輝錫恒師尚就商等罪又論戊申賊孳待
年者旋戮及第李永祚副正字李世演書者輝諸賊馴致今
日之變世良之疏造意陰慘有浮者輝同施典刑前府使趙
鎮世上書引罪曰蔽於黨習猥隨諸臣之後輒敢停論其後
臺臣相繼請罪臣於此時改心易慮敢以數斛純灰痛刮腸

壯是所謂不知而化者荅曰初雖入非今乃大覺與本正同
司直金始煇書曰臣罪臣自知之黨習所蔽半生迷醉向未
停論專出元知妄作到今王章狀施臣罪益彰荅覺非歸正
成功則一陳書可見其心李永祚又上書曰不能超拔黨白
中向末一著自陷擅停到今追思如醉方醒急於懲討不敢
自列荅數昨請對可見爾心李喆輔上書曰耆輝諸賊次第
伏法沐浴陳請即臣常分則微臣語默何至上煩聖念而丁
寧教戒委曲庇護伊日臣弟吉輔歸自筵席祗傳聖教感涕
被面况當此處分大定義理昭揭之日自顧科名益覺不幸
荅泚事浮雲為國之忠新無他云云及第李宜醜書曰錫

恒之羅織誣獄魚肉忠良恭億之商證教文肆意云言光佐
之繆結賊虎幾危宗社一國所知而特不直犯手勢如鏡
夢故雖行追奪而尚稽收孥今此誅孥乃有輕重臣竊痛為
世良云謀有浮者輝益寬負犯元異鏡夢請此五賊益行孥
籍四大臣愍菴之魂必忤權於冥之中頒教後致祭以慰
魂靈也荅原書與光協書下脩局今稟大朝前持平韓光協
書曰耆輝之罪王法既定之後不可不弁題於勅亂錄傳示
八方永垂後世工判洪重徵書曰光億恒元問耆輝並施逆
律及收孥之典荅恩威并行難稟云云靈城君朴文秀書曰
耆輝等諸逆夫定王法在外晚聞夜治疏付縣道繼聞頒教

不叅人拿問之教未伏金吾待命云云荅宇宙廓清海東臣
子孰不歡欣道暹未叅何傷廣留徐命彬書前後云賊伏法
頒教拚死趨叅而歸云云例批司果洪重一上書曰今日之
變宋基於戊申戊申之亂宋本於辛壬則者輝以下諸云之
罪構亂之罪宜明示八路使之曉然知君臣之義請稟大朝
而處分初六日司直沈錡上書親臨頒教並行懲討而病伏
鄉廬晚後始聞才到城外賀班已罷廢闕常分罪合萬死病
勢添甌又尋鄉路請蒙威罰例批前承旨申致雲云上疏討
逆改院以傳教中不可續云陳章不捧納致雲繼陳原書之
末曰改院不捧是不知護逆云逆之律掌令宋時涵書曰者

輝罪惡通天前後合群累設累停釀成逆變之狀元非今日
始為彰露則擅停大論護逆死黨之類到今處分嚴正之日
決不可置之前後停論諸人亟施屏裔之典傳曰此非時涵
一人之事也處分之後其下語已非正大命讀不覺代羞豈
寅協之意乎事在令前雖不施當律其在隄防之道不可无
懲刊名仕版韓光協書請於戊申則可也今則不可勘乱錄
既由於不獲已况續錄乎勿施李宜菴大覺義理而至於四
大臣業已復官曾已致祭何對乎於今日此非可稟勿施申
致雲欲上章侵喉院語涉无倫後癸難言亟施削職傳曰今
番大處分如大訓而夫私君經則倍應坐類叅酌事執法者

宜爭而不可人，自銜喬輝等處分既已告布則此後不可
續。上章務為新奇若科場呈券非徒屑越止治無日政院
勿捧若追提往事黨習因此復生時涵之章可見其影敢稱
生日言者勿論官職高下當施誣人之律以此同論中外

鞠囚及諸囚事

乙亥二月三日

二月二十四日掌令宋時涵書曰謄不造說潛通逆志既發
於光詰志之招已死者可以追棄生存者不可不鞠故叅判
柳珽宜追棄兵曹叅議柳顯章拿鞠朝紙雖與造話有異而
交密之狀與顯章同李普昱追棄朴續新島配正言宋文載
所懷李明祚書示造話罪犯尤重請鞠問洪良漢同請之答

是矣朴續新柳顯章李明祚拿來鞠問傳曰顯章與光詰面
質既曰不知顯章之對亦痛快臣分當然帶賊放仍侍明祚
與光詰雖非他人光即明祚妹夫既示造說面質亦不直招推諉其
父事雖痛駭而既不干連於此鞠機張遠配光詰招不過章
奏借見云而續新供云請借者日、沓至不知誰某借去家
在近處續新不知而光詰得見之時知其來處不是異事帶
礪勳臣年至白首豈忍為此觀供聽言毫分無疑帶職放送
同日正言洪梓所懷柳東垣求得造說於顯章傳於志子光
詰請東垣拿鞠顯章雖曰白脫不可盍之侍衛為先罷職待
東垣拿來一躬究問依啓傳曰院臣請鞠柳東垣允從而此

非干連光詰既以與柳知面與明祚有間而造說不可元嚴
懲東垣江界府投畀二十五日持平洪良漢正言宋文載校
理南恭會洪名漢修拱蔡濟恭所懷逆志掛書之變狼藉於
天下諸賊之招虎賊凶言之書置篋中渠亦无辭遲晚忍杖
經斃以大逆律私行啓李時熙金沈又追拿李即世熙同生而在抱川者方
既順天故就其配所投來時熙刑十度三月三日親鞫時校理南恭會啓
曰辛壬証案既燒火則逆鏡教文不可一刻留且昨年元景
夏以此請對從兄臣恭濟為都憲時陳請當此嚴討之日不
可仍置政院日記請燒火 上曰依為之掌令李吉輔又達
光詰何等所坐而前府使李養中前營將柳懋身為官長常

常往來賊家書札給繹之杖既露文書中極邊遠竄依啓去
夜二親鞫時頃者為侍從有奏今為問即以對其忠可知鄭
光震特賜其名曰光忠既已賜名何無勸獎特除兵曹叅議

諸囚等事

乙亥三月六日

三月六日親鞫更始尹尚白前應教李廷師拿問罪人李修敬
林慶鎮尹得三尹得九拿來傳曰朴文秀勿待命親臨崇禮
門樓百官序立大逆不道光詰凌遲處斬禁都金弘得安宗
茂以正刑遲滯決棍五度光詰根脚稱逆志子逆裔孫韓配
道外孫不勝逆心以惡末詩句罔測比擬其兄希詰亦承服
結案以緣坐同日絞因始諫所懷停絞七日傳曰光詰詩句

縱露專由於該房承旨金善行特加一資七日傳曰凡鞫白
放者無異常人不可作為覺鬼後日登第清選此後若有挾
雜操縱崎屹者反坐請律定式施行八罪人李万剛拿來罪
人李夏宗前在表及德娘妻拿鞫傳曰夏宗逆徵正法後以
親相逢不是異事供辭瞭然特放持平柳思欽正言宋文載
所懷今番諸宰討疏案出沐浴晚呈者已多後時之嫌而李
日躋之疏下凶賊不幸近出日惟當屏縮以聽公訊而
身為叅涉於孥籍之請李宇和其父陳章見却喉院渠乃刮
去代填已名而蒼黃急呈渠以其父之子乃敢與聞於討賊
之請并刊仕籍依啓兵判洪象漢所啓緣坐之類自同平人

不服事官役為官長者亦不禁飭士夫品官通為婚姻云々
上曰士夫品官恣為結婚誠駭然使當該守令嚴刑以禁此
後若此守令亦當嚴處矣初八日掌令李吉輔正言宋文載
啓益寬嵇縲同施大逆律世良疏中四字凶言案同耆劄輝
疏請施逆律柳東垣借示筵說設鞫嚴問並依啓時大發捕
後知機自縊金沆與志二身一心敢拒俦音肆然刑殺二字
忿然自書並施當律沆事依啓時大不允逆賊恭齋子顯彬
晚彬時子澶潛宗夏子命常依法律唐古介處絞啓十日
持平洪良漢所懷故叅判柳珽傳示筵說於逆志既出逆招
借乘軺軒今又現發請追奪官爵依啓十二日親鞫傳曰金

沆既允始請以犯上不道律札行掌令李堉所懷賊虎凶逆
李巨源教文製進其心可知請邊甯上曰旌義島配十三日
親鞠世良子應星縲子嵩緣坐處絞十四日親鞠傳曰李克
祿饋問李萬剛大彭士夫之軀告身三等律獻納尹東星持
平洪良漢尹得兩所懷賊浩凶節畢露於其子柱天文書中
賊鏡逆後稱了稱台又以不待結案四字肆然書之於冊子
謂逢鏡不結案直軌也况其詩句極為凶慘請施逆律依為
之十五日親鞠罪人柳東垣金鳳龍李修範李載夏拿來罪
人朴纘新金命采趙東夏趙東鼎朴載河朴混源閔厚基拿
來十六日親鞠宮城扈衛閉新門傳曰嘗命采逆賊尚白既

以渠父寔給牒之後謂以諸賊而覆逆故有此含憾誣引的
案放送十四日尹東星洪良漢所懷李普昱連姻逆家親密
之杖狼藉諸賊之招請追奪上曰受置凶詩之罪現茲依啓
謂金浩凶詩傳曰金斗行假稱御史結案正法判府事俞拓
基聞宮城扈衛入來十七日親鞠判府事李宗城聞宮城扈
衛入來而負犯至重不敢入城待命於南門外命入侍罪人
万剛物故傳曰李判府往日之事子亦曰不渝旧習而其
非斥亦非公心今日入侍所奏義理快晰自當其律其心可
知宜允其請扶明往日義理之誨特施削出之典李宗城既
營救罪人未後入朝又謝以有罪須被罪然後乃安於心上
尚諸大臣領府事金在魯對以宜有罰若罷職則太緩上乃

命削十八日親鞫明彦子夏寬洪州地處絞罪人尚白刑五次物故獻納尹東星持平洪良漢所懷尚白以遂寔之子侄與逆志謀遂前後納招自服而徑斃請施逆律依啓十九日親鞫罪人尹尚遜拿來傳曰崔纘慶誣人自服尹尚遜放送二十日親鞫忠州呈司直李匡世上書答大處分之下老病未叅勢所然也傳曰柳東垣所坐不過小報傳示无可聞還配尚白子瞎曝並唐古介處絞明彦子夏宏捉囚札山遣都事處絞傳曰罪人朴纘新受國恩猶有不足之心頃年奏對已無臣節與逆志光詰謀不軌之狀尚白既直招而不為承款言辞悖慢罪人趙東鼎身為亞將與光詰陰謀之狀遂白

既直招而帳殿侍衛札止愴恍其於諸囚不忍正視已涉殊常况所入之門自有其門而以何心乃入此門自吐於親鞫之敢請一律非器遠之心服不如此而既以物故纘新若又物故何以惜人心乎今則扈衛已徹朴纘新令訓局南門外梟示柳東垣放還配江界朴纘新三次不服梟示趙東鼎五次停刑傳曰安寬洛安大洛安魚洛湖南術士朴師赫敢以寬洛父鎬潭陽府使時知名誣其子納招初見三人之面決非不正者况今白脫飭務科業即為放送二十一日因湖伯趙雲達書請鏡虎獐亮四逆之子及翼觀之子皆即其配處處絞金柱天結案父浩京人與光詰謀不軌欲結大賊偷軍

器聚堂羅州尚白亦入其中知情不告處斬罪人戒劉緣坐
處絞二十二日掌令李吉輔所懷東鼎逆節綻露於白賊之
招請施逆律依允又請尚白毒斃之杖已露於口中納益此
等究覈付諸捕廳左右捕將重推依啓二十三日親鞫二十
四日親鞫傳曰逆賊續新有紋紅紗天翼究問淫巫則為續
新父造此衣神祀續父豈著紅紗又焉啣豈於籠中乎此又
大逆此衣令該府即持注鐵物槁依懸頭例半日懸街後焚
之此後巫輩若或著紅紗衣並與夫而施以一律傳曰泰新
其兄正法之後不為泥首於該府偃卧其家其罪一也續新
雖逆於渠為兄而少無悲意敢着色衣佯若不知罪二也夢

奸異類記夢巖晝罪三也令訓局沙塲梟示罪人柳師白一
次鍾城定配朴泰新二次梟示趙東夏三次朴載河一次大
靜定配朴台煒二次台煒二次台炯一次閔孝述一次許悻
二次下秋曹二十五日親鞫罪人李在善拿來罪人金潤拿
來統制使傳曰韓光載修範以誣引自服特放修範物故二十
六日親鞫李明祚一次二十七日親鞫罪人羅將申尚潤結
案云續新因尚白所告被鞫故其子台煒欲毒殺尚白其下
人金象九金振雄行賂銀百兩於矣身故使外直羅將金興
道果為毒殺尚白用益繡縫使於檢尸時銀釵不變色的窠
將軌路上致斃二十八日親鞫姑停世良應井清風地遣都

事處絞二十九日親鞫羅將金興道及金象九以毒殺尚白
并處斬晦日傳曰罪人尹得貞尹得明李廷師依本律私行
罪人朴混源无他端緒通川定配罪人李陽祚无他端緒長
鬻定配陽祚為尚白所引以為同通逆謀令通知於其兄明
祚於是兩人並拿來各刑二三次不服仍還配傳曰罪人申
致雲與尚白相親名出逆招而觀其為人無恒人様子叅酌
與海定配罪人金潤四次李廷師二次富寧安查尹得貞得
明洺州安查趙廷魯下秋曹湖西定配傳曰親鞫姑罷明日
本府推鞫掌令任希教副學吳遂采劄請叔還諸囚酌處之
命入啓不允獻納尹東星所懷罪人趙廷魯以名祖之孫浦

後自鬻小技遍歷病家出入修敬之內室請定配依啓四月
一日院達斗齡更鞫林天大與逆志自掛凶書既自服益源
同居光詰家其書籠文書潛拔燒火致雲妖詐之狀已露於
推問之時窠與辱基伴狂罔上無異况謀逆同叅既以遲晚
廷師以賊儒之從子累出逆招與光賊親密柱天同叅逆節
賣家出財說渠既納招家藏凶書請並叔酌處嚴鞫柱天以
同叅律施行不從罪人正漸物故初二日禁府推鞫罪人李
明祚閔孝基各三次李世熙六次李昌翼二次閔孝基物故
傳曰李景祚今閔廐屋茲事尚白既以誣人自服續鞫之招
所謂炬燭行下連臂之說无為陰譎設有是事此非閔繫於

鞫事其父子知久矣何自阻於其君即為牌招景祚方為
出於尚三日院達罪人厚基同叅遂謀賊白納招而親問之
白之招時佯狂謔語尤為凶譎府鞫之時與賊白同謀之說渠既自
服而徑斃請以同叅律并行四日府達東夏潤以賊飛賊浩
至親緊出遂招孛則身為營將稽滯凶書迹涉可疑請並訊
問產杓與賊志親密陽祚以賊詰切姻婭為酌處請嚴鞫不
從禮曹草記告庙須赦陳賀擇日啓下十日謁太庙及毓祥
宮親臨受賀十二日府達罪人潤身為統師緊出賊招而徑
斃其子柱恭請嚴問罪人天遇交幻名姓文書中不軌之狀
難掩請施當律不從十七日罪人世熙許孛物故罪人趙東

夏七次物故罪人金柱恭因傳教刑二次傳曰罪人金柱恭
事尚白所告既無緊著今供亦无端緒鍾城定配李明祚既
是光詰妻甥而三次刑訊亦无端緒巨洛定配李昌益與光
詰結婚而无他執提鏡城定配傳曰前禦將趙東漸兵使東
晋超乎其中能免於此恒日處身為國之心可知特示嘉獎
二十一日府達潤東夏徑斃起南起北之說載於教文出於
賊招不可置之請並施當律金柱恭李明祚李昌益更鞫答
煩稟為難不從罪人天遇特允始請以逆律施行二十五日
禁府申目前掌訖李程述嚴問口招則疏下賊生墨雖援孔
前掌訖與齋生為推諉他人之計而渠以時任掌訖既曰停

當齋訊則此乃自服曾因本館查稟自大朝特施削名儒籍
之罰則其所手犯尤極昭然偽勳贈職書籍事其招推諉於
已死之父已非人理而其父在時渠年近五十戶籍事万无
不知之理而敢以每年倩人書籍等說竄遁粒挟万巧惡
嚴刑得情依違刑一次更請加刑依準

